儀禮正義

儀禮正義卷十八　鄭氏注

績溪胡培翬學

公館賓爲賓將去親存送之厚殷勤且謝聘君之意也公朝服【疏】正義曰自此至賓退言明日賓將發君往拜賓賓來請命之事○敖氏云館者就其館之稱也張氏爾岐云館賓者拜賓於館也　注云爲賓將去親存送之云云此釋所以至賓館之由也謝聘君之意即下拜聘享之等是也云公朝服者前行聘享于廟主相尊敬故服皮弁此館賓禮輕故知朝服也

賓辟不敢受主國君見己於此館也此亦不見言辟者君在廟門敬也凡君有事於諸臣之家車造廟門乃下【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不敢受下徐本集釋通解楊氏俱有主字諸臣之家諸下徐本通解俱有疾字張曰疏無疾字從疏○云不敢受主國君見己於此館也者主國君尊故不敢受其見己之禮云此亦不見言辟者君在廟門敬也者前賓即館卿大夫勞賓賓不見此亦與彼同乃變文言辟者以其君在廟門故不敢言不見而言辟以致其敬也敖氏云不敢辭不敢見若隱辟然故經以之爲稱此辟字義與上文所云者異

云凡君有事於諸臣之家車造廟門乃下者賓館於大夫廟大夫家有大門入大門乃至廟門凡君至臣家車造廟門乃下亦尊卑之體宜然也曲禮曰客車不入大門為同等言之也敖氏以為外門非

上介聽命聽命於廟門中西面如相拜然也擯者毋贊君辭則曰敢不承命告于寡君之老

疏 正義曰周禮司儀職曰公館客客辟介受命謂此又言遂送者卽下所云送賓也賓辟而使上介聽命亦猶鄭大夫勞賓賓不見而使上介受雁也注云聽命於廟門中西面如相拜然也者前覲時受士介幣公荅再拜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此聽命在門中與相拜同知西面者君如賓禮東面介西面向之可知云擯者毋贊君辭則曰敢不承命告于寡君之老者擯是君之擯者君尊不自出辭故擯者贊之毋一辭出則上介荅以敢不承命告于寡君之老也賓稱寡君之老者玉藻曰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鄭注擯者之辭主謂見於他國君孔疏此上大夫出使他國在於賓館主國致禮上大夫此擯者稱大夫為賓君之老雖以擯為文其實謂介接主君之時辭亦當然擯介通也孔疏蓋據此經言之然則玉藻之擯者卽此經之上介矣

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

拜拜此四事公東面拜擯者北面【疏】正義曰高氏愈云君與夫人有聘享大夫有問禮意厚矣主君不能往拜於其國故特於館賓拜之送賓者館賓之後公自此不復見賓故特拜送之也 注云拜此四事者君之聘享一也夫人之聘享二也問卿及嘗使至彼國之下大夫三也送賓四也張氏惠言云案記擯者贊辭是公每一事再拜張蒿菴以擯者歷舉四事而君拜之則似君總再拜非矣今案繹云公皆再拜言皆則是每事拜之明矣張氏惠言說是也

公退賓從請命于朝賓從者實為拜主君之館己也言請命者以己不見不敢㡿尊者之意【疏】正義曰注意言此公退而賓從之至朝賓為拜主君之館己也乃言請命者以己不見不敢㡿尊者之意故須請命而後拜也周禮司儀曰客從拜辱於朝與此言請命不同者盛氏云此賓拜辱而其辭則曰請命謙也周禮緣其意而此則據其辭所以異耳

公辭賓退辭其拜也退還館裝駕為且將發也周禮曰賓從拜辱於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遂行下徐本有之字今案周禮原文無之字 云辭其拜也者謂辭賓之拜也然據周禮云拜辱則賓已實拜可知云退還館裝駕為且將發也者裝駕謂束裝整駕也云周禮曰

客從拜辱於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者皆司儀職文此引以爲且將發之證也明日拜辱之明日也彼注云禮賜謂乘禽詳下

右公館賓賓請命

賓三拜乘禽于朝訝聽之發去乃拜乘禽明己受賜大小無不識〔疏〕正義曰自此至送至于竟言賓行主君贈送之禮○乘禽詳下記張氏爾岐云他賜皆即拜于朝唯日歸乘禽不勝其拜故於發時總三拜之今案訝主國所使待事於賓客者亦詳於下記聽之者賓拜于朝君不親見訝爲之入告出報周禮掌訝職曰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又曰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是也○注乘字校勘記云陳本通解俱誤作承己字張氏曰監本己作巳從諸本今案此爲人己之己不當作巳云發去乃拜乘禽明己受賜大小無不識者乘禽微矣猶必拜之況大者乎然必發去乃拜者見己之受賜大小無不識於心也

遂行舍于郊始發且宿近郊自展軨〔疏〕正義曰注云始發且宿近郊者敖氏云爲當與主國爲禮於此也云自展軨者曲禮曰君車將駕則僕執

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鄭注展軨具視孔疏舊解云軨
車欄也駕竟僕則從車軨左右四面看視之上至於欄也
盧氏云軨轄頭轉也皇氏謂軨是轄頭盧言是也一則車
行由轄二則欄之苓字不作車邊爲之鄭云具視謂徧視
之今案彼是君禮故僕展軨也此卿大夫則自展軨也

公使卿贈如覿幣

贈送也所以好送之也言如覿幣見爲反報也今文公爲君

疏 正義曰敖氏云出郊而後贈亦異於荅君之節也褚氏云至此始贈賓見於前之束紡專遣聘君是以之物送行之名旣夕 注云贈送也所以好送之也者贈所以致二國之好左傳曰出有贈賄謂此云言如覿幣見爲反報也者敖氏云如覿幣帛用束也其庭實亦存焉今案贈如覿幣則不言反報而反報之意見焉云今文公爲君者胡氏承珙云公與君本爲通稱於義無別經文同無定例此節古文作公故鄭不復易之

受于舍門外如受勞禮無儐

不入無儐明去而空有已也

如受勞 疏 正義曰勞禮受于舍門內又儐勞者此禮以贈勞同節經云受于舍門外無儐皆是著其異於勞者爾其受幣之禮蓋與受勞同也 注云不入無儐明去而空有已也者此皆對勞言之勞在門內贈在門外是

不入門也已止也郎禮有終之意云如受勞禮以賄勞同節者賓禮以郊勞始以贈賄終且俱在近郊故云贈勞同節左傳每云自郊勞至于贈賄以此**使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衆介如其覿幣大夫親贈如其面幣無儐贈上介亦如之使人贈衆介如其面幣士送至于竟**疏正義曰上使卿贈賓此使下大夫贈上介使士贈衆介亦各以其爵也敖氏云大夫親贈賓上介而使人贈衆介以其降等也亦爲鄕者不親受今案周禮訝士中士爲之此送至于竟之士疑郎訝士詳前君使士請事下

右賓行主國贈送

使者歸及郊請反命郊近郊也告郊人使請反命於君也必請之者以己久在外嫌有罪惡不可以入春秋時鄭伯惡其大夫高克使之將兵逐而不納此蓋請而不得入疏正義曰自此至拜其辱言使者反命之事○校勘記云注使請反命於君也請字陳[illegible]右畔監本直作言嫌有罪惡嫌徐本作言誤使之將兵釋文

無兵字云一本作使之將兵兵則後加字案據公羊本文
無兵字陸說是逐而不納逐要義作遂云一本遂作逐監
本作遂張曰鄭伯於高克不召使歸而已非逐也遂者謂
遂其將兵之事而終不召也於義為得從監本案何休云
隨後逐之則常作逐明矣張說牀迋　注云郊近郊也者
此使者歸而及本國之郊也初時受命遂行舍於此故知
為近郊也云告郊人使請反命於君也者反命猶復命也
郊人疑即郊逐之官高克事見閔二年公羊傳鄭引以證
有罪惡不可以入故又申之云此蓋請而不得入者鄭旁
通傳記而為之說也其賓自外而歸請而後入亦禮之常
失氏疑義云反命必請臣禮如此蓋
臣無突然見君之理故必先請也

朝服載旜

行時稅舍
於此郊今
還至此正其故行服以俟
君命敬也古文旜作膳

【疏】

正義曰注正其二字校勘記
云陳氏本倒　云行時稅舍
於此郊今還至此正其故行服以俟君命敬也者行時至
郊脫朝服服深衣今還至此去深衣仍服朝服是正其故
行服也必朝服者以俟君命即入見君故云敬也褚氏云
拔謂及郊乃載旜者出時受命至此而斂歸時反命至此
而載亦其飾也知此則知朝服稅舍之節矣又云於及
郊始朝服亦見在道服深衣也云古文旜作膳詳前

禳

乃入禳祭名也爲行道累歷不祥禳之以除災凶【疏】正義曰注云禳祭名者案經云禳乃入明是行禳祭乃入故知爲祭名也云爲行道累歷不祥禳之以除災凶者說文禳磔禳祀除厲殃也周禮小祝注禳禳卻凶咎今案禳訓除又訓卻卻亦被除之意故云禳之以除災凶此云乃入謂入國也下云乃入謂入朝也

乃入陳幣于朝西上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他介皆否皆否者公幣私幣皆不陳此幣使者及介所得於彼國君卿大夫之聘賜也其或陳或不陳詳尊而略卑也其陳之及卿大夫處者待之如夕幣其禮於君者不陳上賓使者公幣君之賜也私幣卿大夫之幣也他介士介也言他容衆從者【疏】正義曰前夕幣在寢門外朝此陳幣當亦在寢門外治朝也禰氏云西上放謂賓公幣在西私幣次而東上介幣又次之三者又以所得先後爲序是也注云皆否者公幣私幣皆不陳者謂士介之公幣私幣皆不陳又降於上介之公幣陳而私幣不陳也然據下注上介之幣亦載以造朝但不陳不告耳云此幣使者及介所得於彼國君卿大夫之聘賜也者謂此幣皆彼國君臣所聘賜故陳之以爲榮也云其或陳或不陳詳尊而略卑

也者謂賓之幣公私皆陳上介惟陳公幣士介之幣則公私皆不陳是於尊者詳之卑者略之也云其陳之及卿大夫處者待之如夕幣者謂此幣陳之之法如夕幣也又夕幣時卿大夫在幕東西面北上乃處者之位此時卿大夫處者在位待之亦如夕幣也云其禮於君者不陳者張氏爾岐云禮於君者謂賄用束紡禮玉束帛乘皮不陳之者以使者將親執以告云上賓使者謂經所云上賓卽使者也云公幣君所賜也私幣卿大夫之幣也者案君所賜之幣以郊勞始以郊贈終卿大夫之幣如食饗郊贈之類經皆可考賈疏一一臚陳而多姸鎔朱子嘗糾其誤今不備錄焉

束帛各加其庭實皮左

不加於其皮上紮其多也

【疏】正義曰注云不加於其皮上紮其多也者注意以經云皮左明皮在束帛之左是不加於其上矣不加於其皮上蓋不令相掩蔽以見其多也敖氏云上經云陳皮北首此皮左皮上左也故云加今案皮卽庭實據經云束帛各加其庭實則在皮上矣敖說似亦可從惟謂皮各重累陳之則非庭實不皆用皮亦有用馬者此言皮左謂庭實若用皮則加於左皮上與夕幣一耳焦氏以怒云案此禮見於經者凡三夕幣也展幣也反命陳幣也夕幣云皮北首西上加其奉于左皮上展幣云陳皮

北首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皮上此陳幣云
東帛各加其庭實皮左左西爲上者皮上左左也則三處竝同可
知**公南鄉**亦宰告於君君乃朝服出門左南鄉【疏】正義曰注云亦者亦夕幣
時也此陳幣禮與夕幣略同故鄭據彼言之出門謂出寢門也**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繅北面上介執**
璋屈繅立于其左此主於反命士介亦隨入竝立東上【疏】正義曰上介執璋屈繅不垂以事未
至詳前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下吳氏疑義云玉藻
曰執圭玉襲是執圭必襲此亦當如聘時襲文不具耳賈
疏以爲賓執圭裼非 注云此主於反命士介亦隨入竝
立東上者前將行受命於朝時君使卿進使者使者入及
衆介隨入北面東上此反命當與受命同故知士介亦隨入竝立東上也釋略故注補之**反命曰以君**
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
再拜君亦揖使者進之乃進反命也某君某國君也某宮若言桓宮僖宮也某君再拜謂再拜受也必言此者
明彼君敬君己不辱命【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某國名也名集釋放氏俱作君字案作君是謂再拜三字陳閩

監葛本通解俱脫君已二字閩監葛本集釋俱倒　云君亦揖使者進之乃進反命者前受命于朝時使者入　君揖使者進之注進之者有命宜相近也故知此反命時　君亦揖使者進之使者乃進反命也云某君某國君也者　若鄭君齊君之類云某宮若言桓宮僖宮也者春秋時魯　有桓宮僖宮故舉以爲證云必言此者此字指某君再拜　言云明彼君敬君己不辱命者以奉命往他國行聘享禮而　其君再拜受之其敬吾君如是則己之不辱君命可見矣

宰自公左受玉 亦於使者之東同面並受也不右使者由便也 疏 正義曰注云亦於使者之東同面並受也者前受命于朝時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同使者並受圭同面注宰就使者北面並受之案公南面左爲東宰自公左授使者是在使者之東此自公左受玉明亦於使者之東同面受之云不右使者由便也者凡授受之禮授由其右受由其左則授者宜在受者之右今宰在使者之東是不右使者也故注以爲由便賈謂因東藏之便其實宰及使者面位反命與受命皆同惟受命以時東玉由宰授使者反命時玉由使者授宰故有不同不必以常禮拘也

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 變反言致者若云非君命也致命曰以君命聘於某君夫人某

君再拜以享於某君夫人某君再［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拜不言拜受幣於某宮可知略之　受上介璋賓受之也賓受璋當亦坐繅而致命今案亦如之者謂其儀節與反命同宰亦自公左受玉也　注云變反言致者若云非君命也者聘於鄰國夫人當受命於夫人但婦人無外事亦君命之今不言反命而言致命若本非君命猶夫人之命然故變反言致也此賈疏之說敖氏則謂致命與反命同王氏士讓云於君言反命此言致命亦所以明別似王說是致命當有辭經未言故注依上經推而補之云不言受幣於某宮可知略之者聘享君與聘享夫人受幣同處不言可知故略之也

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宰

某子若言高子國子

凡使者所當以告君者上介取以授之賄幣在外也［疏］正義曰此亦賓執之以告也賄幣東紡也鄭君所以報聘者故先執以告公告後亦授宰藏之　注云某子若言高子國子者某以謂賄者姓氏也春秋時齊有高子國子爲貴卿而見於經傳故舉以爲證云凡使者所當以告君者上介取以授之者謂使者所當執以告君者皆上介取以授之不獨璋由上介授也云賄幣在外也者上注云其禮於君者不陳此賄幣是禮於君者不在陳幣之列故知在外

也

禮玉亦如之亦執束帛加璧也告曰某君使某子禮宰受之士隨自後左士介受乘皮如初上介出取玉束帛士介從取皮也

【疏】正義曰注士介從取皮也毛本從作後校勘記云徐本集釋俱作從通解從作後案通解於疏仍作從則注中後字偶誤耳今本遽從之謬矣 云亦執束帛加璧也者經云亦如之謂亦執以告公且授宰也禮玉卽上經禮玉束帛乘皮也言禮玉者省文耳彼注云禮禮聘君也所以報享也亦言玉璧可知也是禮玉卽束帛加璧矣此亦禮於君者故執以告公與賄幣同云告曰某君使某子禮者亦倣上經言之也云宰受之士隨自後左士介受乘皮如初者乘皮以爲庭實玉束帛宰受之乘皮則士受之也必知自後左士介受者前行享時士受皮者自後右客注云從東方來由客後西居其左受皮也此亦然故云如初也云上介出取玉束帛士介從取皮也者韋氏平云案此注上介出取與上經注賄幣在外上介取以授賓同但因上有左士介受乘皮語故復本士介取皮之節言之謂上介出取幣士介亦從而取皮故士得左士介受也

執禮幣以盡言賜禮禮幣主國君初禮賓之幣也以盡言賜禮謂自此至於賄

【疏】正義曰禮玉以上皆其禮於君者此則使者所

得幣也故至此始言之必執幣者若以實其言也注云禮幣主國君初禮賓之幣也者初禮賓則郊勞幣也云以盡言賜禮謂自此至於贈者張氏爾岐云自郊勞至贈行入度禮賓皆有幣執郊勞之幣而歷舉其全以告也今案由勞至贈幣不勝執故執初以該終也

公曰然而不善乎善其能使於四方而猶女也疏正義曰然字斷句注女與汝通

授上介幣再拜稽首公荅再拜授上介幣當拜公言也不授宰者當復陳之疏正義曰注云授上介幣當拜公言也者謂公言儐善使者當拜之故以幣授上介而再拜稽首也云不授宰者當復陳之者謂上介受幣當復陳於故處此是入己之物與君物異故不授宰也

私幣不告亦略卑也疏正義曰注云亦略卑也者賓之私幣雖陳而不告以其非彼國君尊者之賜故略之云亦者亦前乃入陳幣于朝節注云詳尊而略卑也

君勞之再拜稽首君荅再拜勞之以道路勤苦

若有獻則曰某君之賜也言此物某君之所賜予爲惠者也其所獻雖珍異不言某爲彼君服御物謙也其大夫出反必獻忠孝也疏正義曰獻獻於己君也若者有無不定之辭曲禮曰

大夫私行出聘反必有獻禮與此異某君之賜也明其物所自來此及下君其以賜乎皆是獻於君之辭　注云言此物某君之所賜予為惠者也既云賜予為惠明非常賜可知褚氏云此所獻乃公幣外加賜之物秦氏蕙田云有獻謂彼國之君於常賜外別有賜予故獻之於君敖氏以為賄禮中之物則是彼國所以遺主君者非賓之私物證可云獻乎今案褚秦二說是也云其所獻雖珍異不言某為彼君服御物謙也者若言某物為彼君服御物則是誇其美矣故不言是謙也云其大夫出反必獻忠孝也者獻而謂之忠孝亦謂其有愛君敬君之心云爾

君其以賜乎不必其當君也獻不拜者為君之答己也【疏】正義曰注云不必其當君也者言未必可當君用或其以為賜下之需乎不敢質言君受也云獻不拜者為君之答己也者郊特牲曰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為君之答己也玉藻曰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又曰大夫不親拜為君之答己也此二條皆言弗親獻之義此親獻而不拜亦是為恐煩君之答己蓋君於士不答拜於大夫則必答拜也

上介徒以公賜告如上賓之禮徒謂空手不執其幣【疏】正義曰敖氏云徒以告下賓也如如其盡言賜禮

君勞之再

拜稽首君荅拜勞士介亦如之

士介四人旅荅壹拜又賤也 疏 正義曰君勞之勞上介也勞士介亦如之亦再拜稽首君荅拜也　注云士介四人旅荅壹拜又賤也者謂又賤於上介也褚氏云於使者言荅再拜於上介不言荅再拜而言荅拜則一拜可知於士介言亦如之則旅荅一拜可知注皆依經立訓敖氏謂君荅士介皆再拜是欲破注而先倍經矣前士介覲而主君荅再拜以其爲介也案褚說極明析賈疏云案曲禮君於士不荅拜此君荅拜士者以其新行反命而勞之故異於常也

君使宰賜使者幣使者再拜稽首

以所陳幣賜之也禮臣子人賜之而必獻之君父不敢自私服也君父因以予之則拜受之如更受賜也旣拜宰以上幣授之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注不敢自私服也敖氏云服字恐誤案服字敖改作之　云以所陳幣賜之也者所陳幣卽上經云上貢之公幣私幣皆陳者本是彼國賜使者之物故仍賜之也云君父因以予之則拜受之如更受賜也者案內則曰婦或賜之衣服則受而獻諸舅姑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鄭蓋本此爲說然則不敢自私者臣之禮因以予之者君之惠也方氏苞云昭四年左傳杜洩曰夫子聘于王王賜

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王賜且然則鄰國之賜必待君之復賜竝也云旣拜宰以上幣授之者案上幣當是上等之幣宰不能偏授故以上幣授之其餘則有司授之也盛氏云公不荅拜者以其惠不出於己也荅之嫌於己賜之

賜介介皆再拜稽首士介之幣皆載以造朝不陳之耳與上介同受賜命倶拜旣拜宰亦以上幣授上介疏正義曰注士介之幣校勘記云士陳本誤作上○李氏云至此不別上介士知與士介同拜賜

乃退君揖入皆出去疏正義曰注云君揖入皆出去者謂君揖入使介皆退去也必知君揖入者據前受命時公揖入言之敖氏以爲君後入非也

介皆送至于使者之門將行俟於門反又送於門與尊長出入之禮也疏正義曰注云將行俟於門者即前出聘之日上介及衆介俟於使者之門外是也

乃退揖揖別也疏正義曰上乃退使介皆退朝也此乃退揖介退去揖辭使者也

使者拜其辱隨謝之也再拜上介三拜士介疏正義曰注云隨謝之也者謂謝其屈辱而副己出使也與前大夫拜辱意同云隨者謂於門外揖別時即拜謝之也或以隨謝爲至介家拜之誤矣云再拜上介三拜士介者以次

差之上介尊當再拜士介卑當人各一拜也注云三拜似可疑若以爲總三拜之則多於上介之再拜矣若人各一拜則士介四人又不當言三也

右使者反命

釋幣于門門大門也主於闑布席於闑西闑外東面設洗於門外東方其餘如初於禰時出於行入於門不兩告告所先見也

疏正義曰自此至亦如之言使還禮門奠禰之事○郝氏敬云釋幣于門使者自禮門其家門也注云門大門也者賈疏云以其從外來先至大門即禮門神故知門是大門也云主於闑布席於闑西闑外東面設洗於門外東方者主於闑謂設主於門闑也據蔡邕獨斷祀門設主於門左樞未知孰是布席於闑西闑外據特牲筵席而言李氏云特牲設筵席西面此東面者神位在西也洗當東榮故門外設之亦于東方云其餘如初於禰時者謂初行釋幣于禰時也如之者如其祝告及釋幣埋幣之事云出於行入於門不兩告告所先見也者出時先見行入時先見門故於所先見者告之不兩告也故氏云行爲道路之始出則禮之門爲內外之限入則禮之也

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
告反也正義曰入門乃卽
薦進也疏至于禰廟者象生
時反必面也筵几于室亦有司設之也薦脯醢明無牲牢
也　注云告反也者謂告禰以使反也薦進也爾雅釋詁
文觴酒陳
主人酌進賓一獻也言陳者將復有次也先
薦後酌祭禮也行釋幣反釋賓略出謹入也疏
止義曰觴爵屬也云酒見其無玄酒也全經酌稱觴者唯
此　注云主人酌進賓一獻也者謂士人酌酒進賓是一
獻也盛氏謂此節為陳設之事注以主人初獻釋之誤案
下云席于阼是酢主人矣豈有未獻而先酢乎盛說非云
言陳者將復有次也者李氏云不言賓而曰陳者陳者次
第之言并後再獻三獻俱列之云先薦後酌祭禮也者凡
燕飲之法皆先獻而後薦此先薦後酌是祭禮與飲酒
之法異云行釋幣反釋賓略出謹入也者賓行時迫促故但
釋幣以告之反則行賓祭之禮具觴酒籩豆故云略出謹入也席于阼
為酢主人也酢主
人者祝取爵酌不
酢於室　正義曰注云為酢主人也者阼是主人之位故
異於祭疏鄭席于阼為酢主人也云酢主人者祝取爵酌
者以無尸故主人自酢祝為酌也言取爵者明取別爵無
尸爵也云不酢於室異於祭者案特牲少牢皆於室內受

酢此不於室而於阼是與正祭之禮異也敖氏云設酢席于阼變於祭且為將與從者為禮於堂也

薦脯醢

成酢禮也【疏】正義曰此脯醢為主人薦也薦之以成酢禮也無俎不殺也

三獻

室老亞獻士三獻也每獻奠輒取爵酌主人自酢也【疏】正義曰注云室老亞獻士三獻也者室老家相士邑宰皆大夫之家臣盛氏云正祭以主人主婦賓長為二獻今主婦不與而取室老士者以其為從行之貴臣故助主人釋與也今案歸饗饌云賓降授老幣是大夫有老與士從行矣云每獻奠輒取爵酌主人自酢也者褚氏云主人自酢也句似贅張氏爾岐言當以輒取爵酌主人為句自酢也為句言室老士酌主人因自酢也如此則與似特牲少牢致爵主人之意亦通今案主人二字疑衍正祭每獻言尸酢之此無尸故皆自酢但主人自酢已詳上注此言每獻奠輒取爵酌自酢者指亞獻三獻言之也不當有主人二字賈疏舉前包後之說固為迂曲張說亦未的當敖氏云亞獻三獻皆不薦也主人初獻而酢于阼則亞獻三獻者皆酢於西階上矣

一人舉爵

三獻禮成更起酒也主人賓之未舉也【疏】正義曰注云三獻禮成更起酒也者上二獻禮成欲獻從者故更起酒以為行酬之始禮經釋例云凡一人舉

觶爲旅酬始案鄉飲酒禮主人獻衆賓畢一人洗升舉觶于賓注一人主人之吏發酒端曰舉鄉射亦然此一人舉爵與彼一人舉觶略同云主人奠之未舉也者賈疏云以其下文云獻從者乃云行酬似鄉飲鄉射一人舉觶未旅待獻介衆賓後乃行酬也

獻從者從者家臣從行者也主人獻之勞之也皆升飲酒於西階上不使人獻之辟國君也

【疏】正義曰注云從者家臣從行者則是凡從行之人皆得與於獻不特室老士已也云主人獻之勞之也者高氏愈云從者雖以國事出然風塵委頓亦已勞矣故特獻之幷行酬以息之云皆升飲酒於西階上者案特牲禮獻衆賓及兄弟之等皆升飲於階上故此獻從者亦升飲於西階上可知

行酬乃出主人舉奠酬從者下辯室老亦與焉也

【疏】正義曰乃出出廟門也敖氏以此爲飲至之禮褚氏云歸而告反禮之常也與飲至禮各別楚子重伐吳歸而飲至乃自誇其功耳　注云主人舉奠酬從者下辯者奠卽上奠而未舉之爵辯猶偏也言自貴臣以至衆臣凡從行者酬之無不偏也云室老亦與焉也者恐人疑室老備亞獻或不與於酬故特明之不言士者賈疏云文不具亦與可知

上介至亦如之

【疏】正義曰至至其家也亦如之亦如其禮門

奠禰也李氏云士之初行不釋幣故反亦不告祭今案出而告行歸而告反事親之禮人子所同或士介位卑無釋幣奠祭之儀故略而不書耳

右使還禮門奠禰

聘遭喪入竟則遂也 遭喪主國君薨也入竟則遂國君以國爲體士既請事已入竟矣關人未告則反 疏 正義曰自此至卒殯乃歸皆聘者遭喪之禮或所聘國君薨及夫人世子喪或出聘後本國君薨或聘賓有私喪或賓奴及介奴凡四節案文六年左傳曰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卽謂此也 注云遭喪主國君薨也者以下更云遭夫人世子之喪故知此遭喪爲君薨也云入竟則遂國君以國爲體者案遂謂遂行聘事以國爲體公羊傳文言已至國則不可以已也云士既請事已入竟矣關人未告則反者此申言入竟未入竟之別也上經云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是士既請事則已入竟也上經又云及竟乃謁關人關人問從者幾人當以告君若未告則是未入竟聘使可反也

不郊勞 子未君也 疏 正義曰注云子未君也者案春秋經文入

年天王崩九年毛伯來求金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案郊勞當稱君使子未君無使之者故不郊勞也敖氏云聘不主於廟君使人郊勞則嫌也不郊勞則夫人亦不使下大夫勞矣

不筵几

致命不於廟就尸柩於殯宮又不神之

疏 正義曰注云致命不於廟就尸柩於殯宮者賈疏云聘爲兩君相好今君薨當就尸柩故不就祖廟也褚氏云君薨則廟皆無主故不受於廟而於殯宮云又不神之者筵几所以依神若設之是以神道待之矣故李氏云殯宮不筵几未忍異於生也是則敖氏謂此亦受於廟盛氏云此必受於殯宮者有二義一則大夫方爲君持服不可以入廟攝行禮二則所聘者故君也雖薨而聘君之命不可以不達故就殯宮致命焉在使者爲不廢命枉主國爲不以其君也敖說非江氏筠云賓必就尸柩者猶之聘君薨歸復命於殯之義其必致命殯宮者猶之賓未將命如以棺造朝之義方氏觀承云案下文特著夫人世子之喪君使大夫受之於廟之文則此國君之喪可知不受於廟也今案盛氏江氏發明受於殯宮之義甚精方氏以夫人世子喪證之尤確敖說斷不可從

不禮賓

喪降事也

疏 正義曰平時行聘享訖則以醴酒禮賓今因君薨而不禮賓故注云喪降事也蓋君薨而子未

君使大夫受亦非正主故不行禮賓之禮耳

主人畢歸禮賓所飲食不可廢也禮謂饔餼饗食

疏　正義曰注賓所飲食校勘記云所集釋作於　云賓所飲食不可廢也者謂賓所飲食之需不可廢缺故悉以歸之見不以我喪而略待賓之禮也云禮謂饔餼饗食者據下文云賓唯饔餼之受則所歸不止饔餼已矣饗食有使人致之之法故知歸禮中兼有饗食不言燕者據上經燕無致之之法故也

賓唯饔餼之受受正不受加也

疏　正義曰周禮掌客職曰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據云不受饗食則饗食亦在歸禮中可知又云受牲禮者卽受饔餼也彼注云牲當爲腥有喪不忍煎亨正禮飧饔餼當熟者腥致之也據此注則飧亦致之受之矣上注不言飧者敖氏云受饔餼則飧亦受可知飧饔餼之細也　注云受正不受加也者饔餼是正禮日夕所必需故受之饗食乃主國所以加禮於賓者今主國有喪雖致之亦不受也

不賄不禮玉不贈喪殺禮爲之不備

疏　正義曰賄卽賄用束紡禮玉卽上所云禮玉束帛乘皮贈卽使者至郊使卿贈如覿幣者敖氏云賄與禮玉主君以報聘君者也今主君薨雖平其爲辭故闕之贈者所以答私覿遺喪則不覿故主國亦不贈

注云喪殺禮為之不備者卽掌客所云凡禮賓客札喪殺禮是據大槩言之不若敖說之細密

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廟其他如遭君喪夫人世子夫君為喪主使大夫受聘禮不以凶接吉也其他謂禮所降

疏正義曰於此云受于廟則上君喪不受於廟明矣聘本空於廟受之夫人世子之喪則仍其常與君喪異也　注云夫人世子及君為喪主者禮記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鄭注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為此三人為喪主也云使大夫受聘禮不以凶接吉也者為喪主則其服重故不以凶接吉而使大夫受大夫於君之妻長子亦有服但較喪主為輕故可接吉耳云其他謂禮所降者賈疏謂不禮以下不賄以上意謂君仍使人郊勞廟受仍設筵几也然其中亦尚有辨旣使大夫受聘禮則報聘之賄與禮玉自不可闕惟喪中不行私覿之禮則禮所降者不禮賓舉歸禮饗食弗親及不賄耳敖氏謂此大夫廟受之禮卽記所云者也盛氏云下記云若君不見使大夫受受者謂君有疾及他哀慘之事非夫人世子喪之比也其受玉之儀雖同而服則與彼異用皮弁服此用長衣練冠如下

遭喪將命于

文所云也敖一之非今案盛氏之辨是也

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

遭喪謂主國君薨夫人世子死也此三者皆大夫攝主人長衣素純布衣也去衰易冠不以純凶接純吉也吉時在裏爲中衣中衣長衣繼皆揜尺表之曰深衣純袂寸半耳君喪不言使大夫受子未君無使臣義也

疏　正義曰注不以純凶接純吉也以毛本誤必校勘記云徐陳閩葛集釋通解楊敖俱作以又云君喪不言使大夫受案賈無言字使毛誤作死　云遭喪謂主國君薨夫人世子死也此三者皆大夫攝主人者賈疏云此經總說上三人死主君不得受命故使將命子大夫主人即大夫故鄭云此三者皆大夫攝主人也李氏云更云遭喪不蒙上夫人世子之文知主國君薨亦使大夫受也吳氏貢何云遭喪即上三者之喪此蓋以補上文所未及今案上未言將命及受之之服故總言以備之遭喪自兼三者之喪言敖氏專以爲君喪盛氏並以爲夫人世子喪皆非也惟孔氏廣森云遭喪將命于大夫大夫者謂遭主國有喪而行問卿大夫之禮也主人將即所問之卿大夫也雖遭喪不廢問卿大夫者使之義無廢其君之命也說可存參云長衣素純布衣也去衰易冠不以純凶接純吉也者案長衣以布爲之而純以素故云素純布衣也純謂緣之也練冠練布爲冠小祥所服也

臣爲君喪服斬衰爲夫人世子喪服齊衰是純凶之服矣聘是純吉之事今去衰麻而易以長衣練冠是不以純凶接純吉也襍記大夫筮宅史練冠長衣以筮亦是權制此服以接吉耳彼注謂長衣練冠爲純凶服者乃對下占者朝服言之此對斬衰齊衰言則非純凶矣云吉時在裏爲中衣中衣長衣繼皆揜尺表之曰深衣純袂寸半耳者此因長衣而分別三者之制也案鄭禮記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與此注相發明蓋長衣中衣深衣三者皆用十五升布連衣裳爲之而長衣之所以異於中衣者長衣衣在外中衣衣在裏也長衣之所以異於深衣者長衣純以素深衣純以采也長衣又有與中衣同者繼皆揜尺玉藻曰長中繼揜尺鄭注其爲長衣中衣則繼袂揜一尺蓋今衰矣是也長衣又有與深衣同者二者皆服之於外此注云表之曰深衣是也純袂寸半深衣篇文蓋深衣不爲繼揜尺之制但緣其袂口寸半而已此其與長中異者也深衣爲諸侯大夫士夕服又爲庶人吉服其制具詳禮記深衣及江氏永深衣考誤云君喪不言使大夫受子未君無使臣義也者李氏云無使臣義者春秋武氏子來求賻不稱使天子當喪未君是也

右遭所聘國君喪及夫人世子喪

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 既接於主國君也 疏 正義曰敖氏云後謂使者既行之後也云入竟則遂是未入竟則反而奔喪矣今案入竟則遂者謂已入竟始聞本國君薨則遂行聘事也 注云既接於主國君也者謂關人入告君使士請事是既接於主君矣此釋所以則遂之義也

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 未至謂赴告主國君者也哭于巷者哭于巷門未可為位也衰于館未可以凶服出見人其聘享之事自若吉也今文赴作訃 疏 正義曰注云未至謂赴告主國君者也此言使者已得赴而其赴于主國君者猶未至也蓋本國行喪當急使人告使者俾未入竟而反故使者得先聞之云哭于巷哭于巷門未可為位也者李氏云君赴未至主國不敢專館為位而哭故哭于巷也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之父歿將出哭於巷敖氏云其哭也亦為位奔喪曰諸臣在他國為位而哭亦謂此時也盛氏云哭于巷別於私喪也巷哭則不為位可知奔喪所云赴者既至之禮也敖引之非今案敖說褚氏亦辨之云衰于館未可以凶服出見人者對下赴者至則衰而出

言之衰于館言但于館內著衰也云其聘享之事自若吉也者以其主國未得赴告則行聘享之事自與吉時同也云今文赴作訃詳既夕記

受禮

受饔餼也

疏 正義曰鄭知受禮爲受饔餼者以其饔餼是大禮主國所宜致於賓者今赴未至主國不敢不受也然則飧亦受之矣

不受饗食

亦不受加

疏 正義曰敖氏云不受饗食者以主君若饗食己己有君喪自不宜往故雖歸之猶不受也　注云亦不受加者上經賓惟饔餼之受注云受正不受加也此亦以饗食爲加禮故不受耳

赴者至則衰而出

禮爲鄰國闕於是可以凶服將事也

疏 正義曰吳氏章句云衰而出當以自館至朝言若入而行事則當長衣練冠與攝主同今案吳說是也長衣練冠雖非純凶服亦是凶服之類注凶服中包之矣賈疏謂正行聘享著吉服恐非　注云禮爲鄰國闕者襄二十三年左傳語張氏爾岐云謂鄰國有喪爲之徹樂也今案鄭引之者見鄰國哀樂一體之義云於是可以凶服將事也者言赴已至主國則可以凶服將事不服吉服也

唯稍受之

稍稟食也

疏 正義曰注云稍稟食也者下記句而稍注同周禮內宰宮正廩人掌固所云稍食注皆以祿稟解之說文稍出物有漸也賈疏云以其稍

稍給之故謂米稟爲稍說文又云稟賜穀也是稟食乃米穀之類無牲牢可知中庸之既稟亦是給以米者或以爲兼有肉食誤矣稟或作廩非周禮掌客職曰賓客有喪惟芻稍之受鄭注芻給牛馬稍人稟也此承上逝者至而云唯稍受之則稍外無一受矣卽或逝至而歸饔餼亦唯受其米禾芻薪而已其牲鼎之屬必不受之蓋喪己君與喪鄰國之君有別也所以受之者以卿行之旅從從者既多稍不可闕爾○以上使者本國君薨在所聘國聞喪之事

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復命于殯者臣子之於君父存亾同疏正義曰此以下言使者歸本國復命于殯之事也敖氏云亦喪而執圭也升自西階而不升堂告殯之禮然也是時上介亦執琮立于其左郝氏云升自西階殯在西階上也不升堂臣見君于堂下也今案敖氏謂喪而執圭是已襍記曰執圭不襲是指行聘享時言之非謂歸而復命時也 注云復命于殯者臣子之於君父存亾同者蓋不忍死其君故歸必於殯復命是事亾如存也

子卽位不哭將有告請之事宜清靜也不言世子者君薨也諸臣待之亦皆如朝夕哭位疏正義曰注淨集釋作靜 云將有告請之事宜清靜也者是釋所以不哭之義

告請之事卽謂下辯復命也敖氏云子位在阼階上不哭者子臣同云不言世子者君薨也者據經言子不言世子故釋之案襍記曰君薨大子號稱子鄭引春秋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以證之孔疏案僖九年正月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以下于葵丘是宋襄公稱子案公羊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君今宋襄公未葬父當稱宋子某而稱子者鄭用左氏之義未葬以前則稱子既葬以後踰年則稱君故僖九年傳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是未葬為在喪之稱也云諸臣待之亦皆如朝夕哭位者案奔喪曰奔父之喪在家丈夫婦人待之皆如朝夕哭位故知諸臣待之亦然

辯復命如聘

自陳幣至於上介以公賜告無勞

疏 正義曰注云自陳幣至於上介以公賜告者謂自陳公幣以下平時聘歸一一復命於君者今亦一一復命於殯故云辯復命如聘也云無勞者以勞出於君今君薨不可代君作勞辭故知無勞也

子臣皆哭

使者既復命子與羣臣皆哭

疏 正義曰臣謂羣臣在朝夕哭位者此云子臣皆哭則上不哭亦子臣同可知敖說是也皆哭者痛君親之不親受也

與介入北鄉哭

北鄉哭新至別於朝夕

疏 正義曰與介入此入嘗如

入堂深之入謂稍前近殯耳賈疏云使者復命說不見出文而言與介入者以其復命說除去幣更與介前入近殯北鄉哭是也褚氏云復命不得親見君因鄉前哭尚非行奔喪禮故不就朝夕哭位哭說出袒括髮以下乃行奔喪禮也敖氏謂復命後不哭出而復入乃哭恐無此情理蓋誤解入爲入門耳　注云北鄉哭新至別於朝夕者案朝夕哭位在阼階下西面今在殯前北鄉以其新至故與朝夕哭位別也

出袒括髮

悲哀變於外臣也

疏 正義曰注云悲哀變於外者以其出而袒括髮是變於外與人子奔喪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袒括髮異者臣之道然也

入門右卽位踊

從臣位自哭至踊如奔喪禮

疏 正義曰注云從臣位者謂入門右卽位就阼階下臣位也云自哭至踊如奔喪禮者案奔喪曰降堂東卽位西鄉哭成踊此雖子禮其哭踊之節亦與彼同也李氏云春秋傳魯公孫歸父聘于晉還至笙聞君薨家遺壇帷復命于介既復命袒括髮卽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君子善之

右出聘後本國君薨

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私喪謂其父母哭于館衰而居不敢以私喪自聞於主國凶服于君之吉使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疏】正義曰注謂其父母也毛本無也字校勘記云嚴本集釋楊敖俱有又凶服于君之吉使徐陳監本集釋敖氏俱作于嚴鍾閩本通解楊氏俱作于戴氏震云于訛于○敖氏云不饗食謂主君饗食己則不往也其致之則受之○盛氏云案唯云不饗食則其他皆受之矣牲牢乘禽之屬亦得受之者襍記曰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是也今案經云不饗食不云不受饗食則敖說是矣　注云私喪謂其父母也者謂使者之父母也云哭于館衰而居不敢以私喪自聞於主國凶服于君之吉使者不敢以三字直貫下句蓋經云哭于館明在館哭之不哭於外是不敢以私喪自聞於主國也云衰而居明居時服衰行禮不服衰是不敢以凶服于君之吉使也賈疏謂行聘享仍服皮弁蓋不以私喪廢公事也或乃駁之謂當使上介攝案下文賓死介攝其命則此不使介攝明矣云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宣八年公羊傳文何注云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

行又爲君當使人追代之今案鄭引之者證奉命出聞喪不反君不使人代之則至彼國當終其事故其禮如此也據經云不饗食則已行聘享可知

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已有齊斬之服不忍顯然趨於往來其在道路使介居前歸又請反命己猶徐行隨之君納之乃朝服既反命出公門釋服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吉時道路深衣

〔疏〕正義曰注云己有齊斬之服不忍顯然趨於往來其在道路使介居前者釋所以使衆介先之義也禮爲父斬衰爲母齊衰此私喪中兼有父母故兩言之聘爲吉事己有喪不可居前故使衆介先而己服衰從之也上云衰而居此云衰而從之明是成服而后行者奔喪日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鄭注謂以君命有爲者是也與平常至家三日而後成服者異云歸又請反命己猶徐行隨之君納之乃朝服者此以下鄭補言歸國以後事請反命卽上使者歸及郊請反命也斯時亦使衆介先己徐行隨之君令之入乃易朝服者以凶服不可入公門也云旣反命出公門釋服哭而歸者謂出公門後釋朝服返衰服哭而歸家也云其他如奔喪之禮者謂至家入門左升自西階及哭踊之節皆與平常奔喪之禮同也云吉時道路深衣者謂吉

時在道淡衣今喪而從是與吉時異也餘詳使者受命遂行舍于郊下

右聘賓有私喪

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具謂始死至殯所當用疏正義曰吳氏章句云入竟則聘事已聞於主君不可以一人而廢邦交之命也主人主國之君也今案若未入竟則可告於君而反矣○注始校勘記云陳本作如云具謂始死至殯所當用者謂始死至殯時所需用之物主人皆爲之備具而殯之必殯之者以反國尚需時日也周禮掌客注云死則主人爲之具而殯矣賈彼疏云在館權殯還日以柩行其說是也褚氏云若死於俟閒之後須以棺造朝斂之而已行事後乃權殯其說更密介攝其命爲致聘享之禮也初時上介接聞命疏正義曰注云爲致聘享之禮也者以聘享主君及夫人之禮皆君所命不可因賓死而廢故介攝而致之也云初時上介接聞命者謂初在本國受命於朝時上介立於使者之左接聞命故今得代致之此下言介皆謂上介也君弔介爲主人雖有臣子親姻猶不爲主人以介與賓並命於君尊

也【疏】正義曰：注姻，校勘記云：徐本作因，集釋、通解、楊氏俱作姻。○賈疏云：古者賓聘，家臣適子皆從行，是以延陵季子聘于齊，其子從，葬于嬴博之間，故鄭云雖有臣子親姻，猶不為主人。敖氏云：凡諸侯弔于異國之臣，君為之主。此時其君不在，故介為主人，受主君之弔。以此時惟介為尊故也。君弔蓋皮弁服。介為主，則袒免。喪服記曰：朋友皆在他邦，袒免，謂此類也。

主人歸禮幣必以用

當中貢賵諸喪具之用，不必如賓禮。【疏】正義曰：注云當中貢賵諸喪具之用者，此歸禮幣與上具而殯異。具而殯，蓋謂始死襲與小斂、大斂及殯所用者；此歸禮幣，則殯後之事。注以為貢賵諸喪具之用。貢者，喪祭之名；賵者，送葬之名。諸喪具，非謂棺槨衣衾之具，乃謂喪中尊賵諸事所需用之具。必以用，謂必中貢賵諸事之用。掌客曰：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鄭注：喪用者，饋貢之物是也。云不必如賓禮者，謂不必如賓生時所致束帛束錦之類也。

介受賓禮無辭也

介受主國賓己之禮，無所辭也。以其當陳之以反命也。有賓喪，嫌其辭之。【疏】正義曰：注云介受主國賓己之禮無所辭也者，以介既攝命行禮，主國卽以待賓之禮待之，介直受之而不辭也。所以然者，以其公幣私幣皆當陳之以反命也。云有賓喪嫌

其辭之者此辭乃不受之謂非禮辭再辭之辭以有賓喪嫌其不受故特著之**不饗食**疏正義曰此亦謂主君饗食己而不往也若致之則受之前經云公于賓壹食再饗上介壹食壹饗此待以賓禮當壹食再饗也

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門外大門外也必以柩造朝達其忠心疏正義曰注云門外大門外也者此大門卽庫門也諸侯三門庫雉路諸侯三朝外朝在庫門外治朝在路門外燕朝在路門內此江氏永鄉黨圖考之說據此則大門外卽爲外朝之地故經言門外而注言造朝也云必以柩造朝達其忠心者賓殁而歸則介復命於君矣而猶必以賓柩造朝是達其忠心也此以柩造朝謂本國之朝下以柩造朝則所聘國之朝也

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卒殯成節乃去疏正義曰兩卒字皆訓畢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謂介復命畢出大門乃奉柩送至賓之家也君弔卒殯謂君親弔視殯畢而後歸也盛氏云案大夫之喪至自外之禮見襚記殯在兩楹之間 注云卒殯成節乃去者士喪禮君視斂卒塗乃奠君要節而踊然後出門是成節乃去也

若大夫介卒亦如之不言上介者小聘上介士也疏正義曰吳氏疑

義云如者如其爲具以下至卒殯也小聘上介士也者此大夫介卽上介也注云不言上介者以小聘上介是士故不言上介而言大夫介以別之賈疏謂兼見小聘之法蓋小聘使大夫則其禮與大夫爲介者同小聘之上介是士則其禮與士介同也

士介死爲之棺斂之 不具他衣物也自以時服也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爲之棺斂之上要義有則字注衣物也物通解作服○經云爲之棺斂之明斂而不殯耳此其下於賓與上介也注云不具他衣物也自以時服也者案此說恐非士喪禮君有致襚之禮豈他國士介死於其國而反缺斂衣物邪方氏苞云鄭蓋以爲之棺句謂獨具其棺而斂以親身之衣不知經意正謂爲之棺而具衣物以斂耳

君不弔焉 主國君使人弔不親往

疏 正義曰注云主國君使人弔不親往者解經不弔爲不親弔也李氏云士喪禮君有賜則視斂常禮君不親弔士今案賓與上介死君親弔之此不親弔亦其差也

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 未將命謂俟聞之後也以柩造朝以已至朝志在達君命

疏 正義曰未將命校勘記云未唐石經作來誤注謂俟聞之後也毛本謂作請校勘記云徐本集釋通解楊

放俱作謂以已至朝張氏曰監本已作已從監本今案賈疏云是以鄭云以柩造朝以其既至朝志在達君命作已字解是也當作已○放氏云此朝謂大門外也介將命於廟如賓禮既則殯其柩於館　注云未將命謂俟閒之後也者前賓入竟而死未至國此云未將命則是將行聘享時故注以爲俟閒之後也俟閒者前賓至下大夫勞者以賓人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賓曰俟閒此後大夫帥至于館至明日乃行聘享事於此之時而死則必以柩造朝也云以柩造朝以已至朝志在達君命者謂賓入已至于朝將行聘享故以柩造朝所以體死者之心明必達君命也朱子云禮賓已至朝主君將欲行禮賓請問之後而賓死則以柩造朝以尸將事左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矣及良將以尸入矣子使大宰嚭勞且辭上介芋尹蓋援聘以尸將事之禮矣人納之向令公孫貞子卒于俟問之後行此禮可也今卒于竟內亦行此禮而矣人從之柩注又以爲知禮胥失之矣案此論甚精足與經義相發明

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若介死雖士介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往謂送柩

疏正義曰此若介死兩介字俱兼上介士介言歸復命唯上介造

于朝者士介卑不援聞命故不以柩造朝也敖氏云於賓言止于門外於上介云造于朝文互見也今案上賓从云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又云大夫介卒亦如之是上介从賓復命後必送其柩至家恐人疑士介或不如是故言雖士介賓既復命必往送其柩至家視殯卒乃歸也但賓與上介从言君弔此不言君弔略之王氏士讓云案士喪禮君於士有視斂禮況奉使有勞於國君必弔可知

右出聘賓介从

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禮面不升不郊勞

記貶於聘所以為小也獻私獻也面猶覿也【疏】正義曰自此至三介言矦伯行小聘之事○校勘記云陸氏曰享本又作饗盧氏文弨云注面猶覿也下敖有今文禮作醴五字案下記不禮注古文禮作醴敖乃移於此而改古文為今文今校集釋者亦依敖氏而增此五字非是校勘記云案敖氏聘禮正誤不禮一條在醴不拜至之後明係記中之不禮非此經之不禮也不知校者何以皆誤認今案嚴本無此五字從嚴本○小聘不曰聘

而曰問者周禮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歲相問卽謂小聘不享有獻不及夫人者盛氏云案享與獻皆聘君之所以遺主君也而其別有二享必以玉帛庭實獻則隨其國之所有而已一也享君與夫人皆有之獻但及君而已不及夫人二也大聘享而不獻小聘獻而不享輕重之差也注以獻爲私獻非今案周禮司儀曰及禮私面私獻私獻言於私面之後則是聘臣之所獻非聘君所獻矣盛說是也主人不筵几下記云唯大聘有几筵注云謂受聘享時也小聘輕雖受於廟不爲神位案不筵几所以依神不爲神位故不設筵几也郝氏云不筵几不行禮於廟也江氏筠云不於廟則本非設神席之處矣何必贅言不筵几乎鄭氏以爲禮輕是也不禮不以醴禮賓也面不升注云面猶覿也謂私覿庭中受之不升堂也不郊勞謂不行郊勞之禮也凡此皆禮之殺於聘者故注云記貶於聘所以爲小也所

其禮如爲介三介

如爲介如爲大聘上介

疏 正義曰禮主國待賓之禮謂飧饔食饗之屬李氏云三介者大夫降於卿二等然則公之卿聘七介者小聘使大夫五介子男之卿聘三介者小聘使大夫一介 注云如爲介如爲大聘上介者謂所得於主國之禮與爲大聘上介同蓋小聘之賓與大聘之

上介皆大夫爲之故其禮同也

右小聘

記

久無事則聘焉 事謂盟會之屬 疏 正義曰久無事則聘注以事爲盟會之屬者蓋大聘雖定以三年而若遇盟會之歲兩君業已相見又拘於定制使其臣更行聘禮則爲煩瀆故必久無盟會之事乃聘以通好此記補經所未及非於三年之制有違也惟古者盟會之事天子主之周禮大行人時會以發四方之禁又有司盟掌盟載之濟故其時盟會少而聘問得如常期厥後霸國爭雄擅相摟合所謂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者幾於無歲無之如大行人疏所引左傳自襄二十年聘齊及昭九年孟僖子乃如齊殷聘中間相隔二十一年非古法矣餘詳篇首鄭目錄下

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于策 故謂災患及時事相告請也將猶致也

不及百名書于方 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板也

【疏】正義曰：注「版」，毛本作「板」。校勘記云：釋文、集釋、通解、楊氏俱作「版」。陸氏云：版音板。○此「有故」與經「若有言」同。經云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而儀節未詳，故記補之。敖氏云：卒，已也。聘者，兼享而言。束帛加書，以書加於帛上也。張氏爾岐云：卒聘，倉猝而聘，不待殷聘之期也。今案此禮於聘享畢行之，故訓卒爲已，是也。張說非。　注云故謂災患及時事相告請也者，賈疏以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如楚乞師爲災患，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爲時事。蓋皆本上經若有言注爲說，是其義一也。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者，中庸曰：書同文。論語：必也正名乎。鄭注：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又注周禮外史達書名、大行人諭書名，略同。是名卽今之字也。說文序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箸于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段氏注云：二禮、論語皆言名，左傳反正爲乏、止戈爲武皆言文，六經未有言字者，秦刻石同書文字，此言字之始也。云策，簡也；方，版也者，鄭注既夕及中庸文皆同。蓋簡以竹爲之，一片謂之簡，編連謂之策。莊子釋文云：簡，竹簡也。曲禮釋文云：策，編簡也。是也。版以木爲之，少牢卦以木，鄭注書於版是也。方是一版，不編連者。張氏爾岐云：字多書于策，策以衆簡編連

也字少書于方一版可盡也賈疏云鄭作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是其策之長短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是一簡容字多少者今案賈疏原文作春秋策皆尺二寸據校勘記改二尺四寸下云孝經謙半之乃一尺二寸也

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受其意既聘享賓出而讀之不於內者人稠處嚴不得審悉主人主國君也人內史也書必璽之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賓出而讀之徐本集釋楊氏俱重出讀之二字通解不重主國君也徐本集釋通解要義楊氏俱無主字敖氏有　云受其意既聘享賓出而讀之者敖氏云公既受書客降出公以書授宰降立乃使人與客讀書於廟門外是也云不於內者人稠處嚴不得審悉者此有二義一則門外乃淸靜之所讀之可以審悉一則告請或有密事不欲使衆其聞之故也必與客讀之者欲詳悉其事之原委也云人內史也者周禮內史職曰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故知此使人與客讀者即內史也儀禮釋官云諸侯有大史小史之官見大射儀此注云人內史尚書酒誥曰大史友內史友左傳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則諸侯亦有內史外史

明矣禮記玉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孔疏以大史爲左史內史爲右史與大戴禮盛德篇盧注合考左傳諸國有大史而無內史有左史而不見右史則東遷後史官廢闕不能依禮之故孔穎達春秋序疏遂謂諸侯無內史失之矣云書必璽之者據襄二十九年左傳云璽書追而與之是書必璽之也杜注云璽印也**客將歸**

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于館爲書報也 疏 正義曰敖氏云大夫即還玉之卿也束帛言其是即歸者加書者也以其束帛反命亦如還玉之義此反命蓋與還玉同日 注云爲書報也者上云束帛加書將命此云反命雖不言書明亦有書可知故注云爲書以報之也**明日君館之**既報館之書問尚疾也 疏 正義曰盛氏云此以見反命之節在館賓前一日也 注云既報館之書問尚疾也者言既報書即於明日館之者欲以便賓之早歸俾復書得早達於彼君故云書問尚疾也

右記有故卒聘致書之事

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資行用也古者君臣謀密草創未知所之遠近問行

用當知多少而已古文資作齎

疏 正義曰受行謂受命出使也入既受命於君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者宰制國用故也敖氏云見宰見之於其官府也　注云資行用也者謂行者之所用也云古者君臣謀密云云朱子駁之云上言與卿圖事則固已知所之矣此但言與宰計度資費之多寡而已注言未知所之非是云古文資作齎者說文資貨也从貝次聲齎持遺也从貝齊聲周禮外府共其財用之幣齎鄭注齎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之齎鄭司農云齎或為資今禮家定齎作資玄謂齎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為聲从貝變易古字亦多或段氏玉裁云此司農說禮家定齎當作資而鄭君非之謂二字皆可用許則釋資齎其義分別胡氏承珙云案鄭君雖謂齎資聲義皆同然其訓之亦微有別如周禮掌皮歲終則會其財齎注云齎所給予人以物曰齎此與說文齎訓持遺者合巾車毀折入齎于職幣注云杜子春云齎讀為資資謂財也此又與說文資訓貨者合然則鄭意未嘗無別惟以聲字聲義本同故可通耳此注從今文作資者蓋周禮故書齎多作資見典婦功典枲注其義較古鄭注外府引聘禮作齊者則就周禮經文作齎故也

使者既受行日朝同位

謂前夕幣之閒同位者使者北面介立於

左少退別於其處臣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唐石經無既字案疏有既字戴校集釋據石經刪既今案既字因上節而衍刪之是也注少退別於其處引毛本如是校勘記云徐本集釋通解楊氏俱無於字張淳引注亦無於字又據釋文去其字與疏合惟前經使者北面節疏引此注無於字而有其字今案嚴本亦無於字有其字從之○使者受行之日而朝則同位也秦氏蕙田云敖氏以日朝爲每日常朝之其說甚鑿褚氏亦謂當於日字絕句　注云謂前夕幣之閒同位者使者北面介立於左少退別其處臣也者謂夕幣之時使者北面衆介立於其左東上及將行之日使者入朝衆介隨入北面東上是也注不徒云夕幣而云夕幣之閒蓋兼二者言之蔡氏云使者有卿有大夫有士常時朝位各異此則朝位並同北面東上以別於臣之處者也

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軷爲行始也詩傳曰軷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軷涉山川然則軷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爲難是以委土爲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爲軷祭酒脯祈告也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于其側禮畢乘車轢之而遂行舍於近郊矣其牲犬羊可也古文軷作祓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軷涉山川張氏曰釋犮釋經釋軷之注云注跋涉音同此軷蓋跋字也從釋文又伏牲其上伏上嚴徐集釋通解楊氏俱有或字上陳閩葛本俱誤作土今案嚴本軷涉山川亦作軷釋同段氏說文注云跋同音假借字鄭所引春秋傳本作軷詩泉水孔疏引此注伏上亦有或字　云祖始也者釋詁文云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軷爲行始也者案此禮於本國去時行之故在既受聘享之禮後知在國門外者以經云出故也泉水孔疏云軷祭皆於國外爲之又名祖詩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此經軷既爲祭名則祖不得又爲祭名故鄭以始解之孔疏又云重己方始有事於道故祭道之神是也釋如釋奠釋菜之釋敖氏云釋軷者釋其所軷之物謂酒脯也既釋則入爲神祭之如士虞禮佐食爲神祭黍稷膚祝祭酒之爲案此解祭字較有分析盛氏云始行而祭曰祖軷軷壞也釋軷者舍其所祭之物於軷上也鄭注月令乃軷字的解案此以祖爲祭名而軷爲設祭之處非鄭義矣月令孟冬其祀行鄭注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軷上此每歲常祀也上經釋幣于行則爲將行而釋幣以告之皆與此軷祭有異故泉水

疏云鄭大夫之聘出國則釋軷在家釋幣于行注云告將
行也是三者不同後人欲牽合為一故多歧說云詩傳曰
軷道祭也者生民篇毛傳文云謂祭道路之神者此釋傳
義以證軷為祭名也云春秋傳曰軷涉山川者襄二十八
年左傳文云然則軷山行之名也者謂軷本山行之名而
出行之祭亦因名為軷也詩鄘風大夫跋涉毛傳云草行
曰跋水行曰涉跋與軷義同云道路以險阻為難是以委
土為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為軷祭酒脯祈告也者此解所
以釋軷之義道路多有險阻故為軷祭祈告之使無險患
也此經但云酒脯則無牲矣而云或伏牲其上者蓋指天
子諸侯禮而言故云或也又生民鄭箋謂軷祭有尸此無
尸亦天子諸侯禮異也周禮大馭職曰犯軷遂驅之鄭注
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
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與此注義同說文解軷字
云出將有事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為
軷既祭犯軷轢牲而行為犯軷是許義亦與鄭同云卿大
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于其側者凡送行飲酒謂之餞泉
水詩曰飲餞于禰是也賈疏云韓奕詩韓侯出祖出宿于
屠顯父餞之是韓侯入覲天子出京城為祖道此聘使還
亦宜有祖但文不具案此說可存云禮畢乘車轢之而遂

行者此謂委土爲山乘車轢山而行也若有牲者則伏牲其上轢之而行說文及犬人注所言是也月令孔疏泥於軷壞廣五尺之說引此注謂轢者唯車之一輪轢耳若兩輪相去八尺不得俱轢今案此軷祭與孟冬在家祀行之禮不同據注云委土爲山則與常祀爲軷壤於廟門外者大小當懸殊也云其牲犬羊可也者言軷而用牲則犬與羊皆可用周禮犬人掌犬牲伏瘞亦如之鄭注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又詩曰取羝以軷是犬與羊皆可用也此鄭廣言釋軷之禮非謂卿大夫軷祭亦有牲也云古文軷作祓者胡氏承珙云祓爲除惡之祭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此祓與軷音同義別故鄭從今文

右記使者受命將行之禮

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白倉朱白倉圭所執以爲瑞節也剡上象天圜地方也襍采曰繅以韋衣木板飾以三色再就所以薦玉重愼也九寸上公之圭也古文繅或作藻今文作璪【疏】正義曰襍記孔疏引此記

作繅三采六等朱白蒼朱白蒼朱子云記只有朱白蒼三
字而襍記疏所引乃重有之不知何時傳寫之誤失此三
字今案朱白蒼三采爲六等必重言之而義始明也今從
之又案唐石經亦失此三字校勘記云蒼唐石經嚴本集
釋敖氏俱作倉通解楊氏俱作蒼戴氏震云蒼倉古通用
今從石經注象天圜嚴徐通解楊氏俱作圜以韋衣木板
陳本木作版上公之圭也嚴本集釋通解楊敖俱作上今案
毛本上誤三上○圭與繅皆九寸謂長九寸也剡上寸半厚
半寸博三寸凡圭所同也襍記贊大行曰圭公九寸矦伯
七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與此同博言其寬
也說文云剡銳利也案圭形上銳襍記疏云剡殺也殺上
左右角各寸半也圭博三寸殺上左右各寸半則成上銳
之形矣賈疏云此記直言剡上寸半不言左右文不具也
注云圭所執以爲瑞節也者大宗伯曰以玉作六瑞掌
節曰守邦國者用玉節蓋皆執以通信也云剡上象天圜
地方也者殺上左右角則成圜形矣上圜而下方故云取
象於天地也云襍采曰繅以韋衣木板飾以三色再就所
以薦玉重慎也者繅有五采三采二采之異而其大小長
短恐與圭同周禮典瑞曰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
就以朝日鄭注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爲中榦用韋衣

而畫之就成也鄭司農云五就五帀也一帀為一就今案襍記曰藻三采六等與此同而字作藻鄭注藻薦玉者也三采六等以朱白倉畫之再行也孔疏案聘禮記云繅三采六等朱白倉朱白倉是也既重云朱白倉是一采為二等相閒而為六等也典瑞云公侯伯皆三采三就謂一采為一就故三采三就其實采別二就三采則六等也典瑞又云子男皆二采再就二采謂朱綠也其實采別二就二采則四等也其天子則典瑞云繅五采五就亦一采為一就五采故五就其實采別二就五采則十等也賈疏云注云三色再就者就即等也是一采為再就三采即六等也覲禮注云朱白倉為六色者亦是一采一帀為二色三采故六色今案朱子嘗稱孔疏之說為詳明賈說與孔亦大略相同唯所引覲禮注今不可考耳然則此注云三色再就即襍記注所云以朱白倉畫之再行也故李氏云等猶行也繅以薦玉蓋取重慎之意云九寸上公之圭也者考工記玉人曰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是也但據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則朝天子者不唯公而獨言九寸之圭者舉公以例其餘耳云古文繅或作藻今文作璪者詳上經受命時賈人西面坐啟櫝取圭垂繅下

問諸侯

朱綠繅八寸 二采再就降於天子也於天子曰朝於諸侯曰問記之於聘文互相備

〔疏〕正義曰敖氏云朱綠者繅之采也存朱而加綠亦尚文之意上言朝玉與其繅九寸故於此但言繅而不及玉省文耳今案以上文圭與繅皆九寸推之則繅八寸者玉亦八寸也獨言八寸者亦舉以例其餘耳　注云二采再就降於天子也者謂降於朝天子也李氏云此聘圭之繅采爲一行二采共爲再行與朝圭繅異周禮典瑞曰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八寸亦謂上公之聘圭也考工記曰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侯伯聘圭當六寸子男則四寸各降其君之瑞一等考工記又曰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亦據上公禮互言之則五等侯享天子及后之璧琮大小各如其瑞自相享各降其瑞一等盛氏云注二采再就再字誤當依典瑞作一也今案盛說是襍記疏引典瑞繅皆二采一就云此謂卿大夫每采唯一等是二采共一就也與諸侯不同若作再就則與子男何異云於天子曰朝於諸侯曰問記之於聘文互相備者蓋於朝舉天子則自相朝亦然於問舉諸侯則聘天子可知故云記之於聘文互相備也

皆玄纁繫長尺絢組 采成文曰絢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

爲餙皆用五采組上以玄下以綷爲地今文絢作約【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玉字重偱監本誤作王上以玄下聶有爲天二字今案注又云下以綷爲地此地字係言其本質非天地之地聶本誤衍○皆玄纁繫者謂朝天子與問諸侯之繅玉皆以玄纁爲繫也絢組者組有采色也賈疏云上文繅藉尊卑不同此之組繫尊卑一等是解皆字之義張氏爾岐云繅以藉玉繫以聯玉與繅組卽所以飾繫者今案張說分別最明敖氏以皆玄纁爲句謂朝聘之襍皆以玄纁之帛爲之表玄而纁裹其說無據不可從稽氏亦謂當依注以皆玄纁繫爲句　注云采成文曰絢者論語素以爲絢兮馬注云絢文貌也鄭注云文成章曰絢與此義略同云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爲飾者繫與組同爲一物繫是其本組是其飾繫連於其非朝聘行事之時則以繫玉於繅而藏之有事則或埊其組或屆其組以爲飾也云皆用五采組者謂尊卑同用五采組也云上以玄下以絳爲地者謂繫之本質上用玄下用絳買疏謂上下皆據埊之上下言之是也經言纁注言絳者纁卽淺絳也云今文絢作約者胡氏云古从旬之字毋多作勻如詩昀昀原隰釋文昀本作眴然則絢約本一字說文有絢無約從禮古文儀禮釋文云絢聲類以爲約字蕋聲類兼用今

文玉篇以約同絇本之聲類集韻以紃爲絇則非襍記注云紃施諸縫中不得與絇混爲一字也

問大夫之幣俟于郊爲肆又齎皮馬

肆猶陳列也齎猶付也使者旣受命宰夫載問大夫之禮待於郊陳之爲行列至則以付之也使者初行舍於近郊幣云肆馬云齎因其宜亦互文也不於朝付之者辟君禮也必陳列之者不夕也古文肆爲肄

【疏】正義曰上經問大夫之庭實唯言皮此兼言馬者庭實非皮則馬故兩言之也注云肆猶陳列也者周禮序官肆師注肆猶陳也國語歌鍾二肆注肆列也云齎猶付也者說文齎持遺也周禮掌皮鄭注予人以物曰齎故云猶付也知大夫之幣宰夫載而付之者以上經命宰夫官具故也云使者初行舍於近郊者釋所以俟於郊之義也云幣云肆馬云齎因其宜亦互文也者幣爲肆陳之亦俟其至郊付之皮馬付之亦先俟於郊陳之可知故云互文也云不於朝付之者避君禮也者聘君聘夫人之幣皆於朝付之此於郊付之是避君禮也云必陳列之者不夕也者謂前此夕幣時不陳故此特陳之且欲與衆見之也云古文肆爲肄者胡氏云古肆肄字多互譌周禮小宗伯肄儀爲位鄭注肄習也故書肄爲肆杜子春讀肆當爲肄此爲肆之肆非肄習之

義故鄭不從古文

右記朝聘玉幣

辭無常孫而說孫順也大夫使受命不受辭辭必順且說〔疏〕正義曰注云孫順也者說文孫順也字作愻段氏注云凡愻順字从心凡遜遁字从辵今遜專行而愻廢矣今案此經孫字及論語惡不孫以爲勇者皆愻之假借云大夫使受命不受辭者本莊十九年公羊傳文原書無使字大夫上有聘禮二字此注引之以證不受辭者緣辭無常故也傳又曰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此論語言專對之證云辭必順且說者聘以修好睦鄰故也說與悅同**辭多則史少則不達**史謂策祝〔疏〕正義曰注云史謂策祝者尚書金縢曰史乃策祝是也策祝尚文辭故謂辭多爲史孔子曰文勝質則史又曰辭達而已矣若辭少則不足以達意故辭既順說矣又戒此二者不可失之多亦不可失之少也**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至極也今文至爲砥〔疏〕正義曰義之至也吳氏章句云言於應事之宜爲極至也注云今文至爲砥者胡氏云

說文厎从厂氐聲或从石作砥爾雅厎致也詩祈父靡所厎止箋云厎至也鄭以當文易曉故不從今文

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

辭不受也對荅問也二者皆卒曰敢言不敢【疏】正義曰校勘記云下句末唐石經嚴徐俱有辭字集釋通解要義楊敖俱無張氏曰經曰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辭注曰辭辭不受也對荅問也二者皆卒曰敢言不敢又賈疏云辭謂賓辭主人荅謂賓荅主人介則在旁曰非禮也敢以注及疏文義考之下疑一辭字審矣又皆疑注今辭不受也之句上更有一辭字傳寫者誤以注文作經文今減經以還注石經考文提要從唐石經宋張說是也注以辭對爲截然兩事二者皆曰不敢一則不敢不敢辭一則不敢不對故朱子敖氏俱從張說注辭辭不受也辭字嚴徐本不重要義敖氏載注亦不重集釋通解楊氏俱同今本案經末辭字即因注首辭字而誤衍在經宜刪在注不必重唯魏氏敖氏得之張氏引注無也字今案張氏識誤謂經末無辭字是也謂注首更有辭字而減經以還注則非校勘記以魏敖爲得者魏氏敖氏之本經末無辭字注首亦不重辭字故也今從之○段氏經韻樓集曰聘禮記辭曰句非禮也句敢句對句曰句非禮也句敢句凡八句十二字

注云辭不受也因上辭無常辭多則史辭苟足以達三辭
字皆爲文辭恐其相混故分別之禮經若士冠禮以醴辭曰
醴辭曰字辭曰正當作辭若敢辭禮辭固辭終辭之類正
當作辤說文辛部曰辭說也从𤔔辛𤔔辛猶理辜也又曰
辤不受也从受辛受辛者辤之二字分別畫然經典不受
之義亦作辭則爲假借此經二句謂常事常禮之外有非
禮之加非禮之問必咢咢不阿乃爲儆職主人施以非所
當施則辤之其辭曰所以施使臣者非禮也敢受乎主人
問以非所當問則對之其辭曰所以語使臣者非禮也敢
不對乎如僖十二年齊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禮
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
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此辭曰非禮也敢
之證也文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形
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肆業及之也
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
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乎賜之彤
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
況之其敢干大典以自取戾此對曰非禮也敢之證也注
云二者皆卒曰敢謂凡言敢多在語之終云辭曰云對曰
云敢傳無不與經印合者辭與對畫分二事唐石經脫一

辭字敢辭之文不當系對對主爭辯是非不謂辭卻也經謂賓自辭之自對之賈疏引鄭易注專屬之介殊失經意經不專謂介矣今案段說是也吳氏章句云主國或有非分之賜則辭之固以請乃荅之也此則以對與辭作一事解非矣

右記修辭之節因及辭對之言

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館者必於廟不館於敵者之廟為大尊也自官師以上有廟有寢工商則寢而已

疏 正義曰注云館者必於廟者據禮運曰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及此經歸饔餼于賓館云及廟門賓揖入是也云不館於敵者之廟為大尊也者據此記云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云云是不館於敵者之廟也云自官師以上有廟有寢工商則寢而已者周禮隸僕曰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鄭注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唯祧無寢詩云寢廟繹繹相連貌也前曰廟後曰寢又曰大寢復於小寢大寢鄭注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是廟後有寢凡廟皆然祭法曰適士二廟官師一廟鄭注官師中士

下士是自官師以上有廟有寢也祭法又曰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鄭注凡鬼者薦而不祭庶士府史之屬孔疏庶人平民也賤故無廟王制曰庶人祭於寢此工商與庶人同故知有寢無廟也但士以上有廟有寢祭在廟薦在寢庶人則爲寢以薦其先而其制與士廟後之寢當亦不殊唯無廟爲異王制注謂寢爲適寢竊疑士以上有適寢有下室庶人則但有下室而已未必有適寢以適寢所以行禮而禮不下庶人故耳此工商之寢葢亦在下室之東爲之與下室別爲門牖故可以館客也

管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 管人掌客館者也客謂使者下及士介也疏正義曰內則曰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此爲客之禮亦如之然則三日五日古人平常沐浴之節也具者備而勿缺之謂○校勘記云注管人通解管作館」云管人掌客館者詳上經管人布幕于寢門外下

右記賓館幷管人所供

飧不致 不以束帛致命草次饌飧具輕疏正義曰注云不以束帛致命者謂上經宰夫朝服設飧但云設

之而已不云以束帛致命是不致也云草炙餼飱具輕者飱是始至之禮故云草炙也言輕者對歸饔餼大夫奉束帛致命爲重

賓不拜以不致命疏正義曰挍勘記云注命敖氏作也云以不致命者謂上經設飱時賓無拜受之文以其不用束帛致命故不拜也方氏苞云賓初至力乏之事紛故飱不致重煩賓荅禮也

沐浴而飡之自潔清尊主國君賜也記此重者沐浴可知疏正義曰注云自潔清尊主國君賜也者以賓雖不拜猶沐浴自潔清而飡之是尊主國君之賜也云記此重者沐浴可知者以記者記此明重於飡者必沐浴而飡可知或曰沐浴以其初至道路風塵故也

右記設飡

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卿使者大夫上介也士眾介也訝主國君所使迎待賓者如今使者護客疏正義曰此即上經厥明訝賓于館之訝也因經未言以何人訝故記補之周禮掌訝曰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鄭注此謂朝覲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客於館之訝案此記

悉與彼同唯主聘而言故不言諸侯卿訝也敖氏云士皆有訝者嫌其賤不必訝若上士則使中士訝之中士則使下士訝之也今案若下士則當使庶人在官府史之屬訝之○校勘記云注客要義作之　云卿使者大夫上介也士眾介也者賈疏云據此篇是侯伯之卿大聘而言其賓小聘使大夫亦使士迎之云如今使者護客者蓋舉漢法為況也

賓即館訝將公命使己迎待之命

【疏】正義曰敖氏云此節宜在卿致館之後盛氏秦氏皆駁之謂當在賓聘享畢就館之時蓋以上經聘享畢有賓即館之文與此同故也案周禮掌訝職曰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鄭注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待事于客適其所求索案至于國賓入館下即云次于舍門外則敖說似是注云使己迎待之命者張氏爾岐云謂以君使已迎待之命告之於賓也今案鄭意蓋以此訝即大夫士之訝故下注云大夫訝者執鴈士訝者執雉也

又見之以其摯又復也復以私禮見者訝將舍於賓館之外宜相親也大夫訝者執鴈士訝者執雉

【疏】正義曰又見之見賓也訝既將公命而又以其摯見之者以其將舍於賓館之外示相親也大夫執鴈士執雉本周禮大宗伯文○注又復也詳下

賓既將

公事復見之以其摯既已也公事聘享問大夫復報也使者及上介執鴈羣介執雉各以見其
訝【疏】正義日復見之以其摯之毛本作訝校勘記云唐石
經嚴徐集釋要義敖氏俱作之通解楊氏俱作訝石
經考文提要云監本作見訝此因儀禮經傳通解之誤通
解引此記與上文又見之以其摯不相屬故改爲訝傳寫
者不知其意而粘之
注云公事聘享問大夫者謂聘君
聘夫人享君享夫人及問大夫也公事旣畢卽復見訝者
荅禮尙疾也云復報也者上文又見之以其摯注訓又爲
復益取重義總義謂旣將公命而又見之也此不訓復爲
又而訓爲報者蓋取酬報之義謂賓之見訝報其來見之
禮也云使者及上介執鴈羣介執雉各以見其訝者賈疏
云謂使者見大夫之訝者上介見士之訝者士介亦見士
訝者○三禮札記云賈疏於厥明訝賓于館下云諸侯有
掌訝之官於此記賓卽館訝將公命下又云諸侯無掌訝
姝相才盾考周禮掌訝職文賓入館而待事於賓館外者
掌訝職也又曰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云云鄭注謂此
朝覲聘問之日所使迎賓之訝則非朝聘之日無此訝明
矣周禮序官掌訝中士入人諸侯當以下士爲之若大夫
爲卿之貳職掌較重士亦各有所掌何得日日伺候於賓

館外也鄭賈謂諸侯無掌訝而自訝將公命以下即指為大夫士之訝恐非吳氏疑義云訝將公命所謂訝蓋掌訝耳身得謂即上節之大夫士況賈疏所引又皆掌訝職掌之事不可以此訝非掌訝也諸侯無掌訝說亦無據今案據此則首節所云大夫士降一等之訝乃聘日迎賓之訝自此以下則皆謂掌訝也今姑依鄭釋之而附載札記及疑義二說於此侯後人考定焉

右記賓訝往復之禮

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言國獨以此為寶也四器謂圭璋璧琮

疏正義曰周禮大宗伯曰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又曰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是瑞與器殊今此瑞玉亦名器者對文異散則通也尚書亦曰五器　注云言國獨以此為寶也者張氏爾岐云四器唯其所寶故以行聘非所寶則不足以通誠好矣云四器謂圭璋璧琮者盛氏云五等諸侯所寶不同則所用以聘者亦異公侯伯寶圭璋子男寶璧琮上用則已僭下用則已卑皆不可也經但見公侯伯之聘玉嫌璧琮可以享而不可以聘故記明之今案典瑞曰瑑

圭璋璧琮以覜聘舊說謂圭璋以行聘璧琮以行享是據此經侯伯之禮言之若子男則聘用璧琮享用琥璜也此記言以聘不言享又節首言凡則是通五等言之盛說是也

右記聘玉

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 主國之門外諸侯及卿大夫之所使者次位皆有常處 疏 正義曰敖氏云授次次授賓次也設次者掌次也宗人則主授之耳釋官云掌禮之官天子有大宗伯小宗伯諸侯以司馬兼之無宗伯唯立宗人而己春秋時諸國皆不見有宗伯而左傳稱魯夏父弗忌為宗伯似魯獨立其官然哀二十四年傳稱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定四年傳稱分魯以祝宗卜史杜注解宗為宗人則魯無宗伯可知鄭注大宗伯及禮器引左傳俱云夏父弗忌為宗人疑今本作宗伯者誤也周禮大宗伯卿小宗伯中大夫諸侯五大夫無小宗伯則宗人不在大夫之列蓋使士為之宗人亦稱大宗見曾子問及祭統今案文王世子曰宗人授事鄭注宗人掌禮及宗廟孔疏云別言及宗廟則宗廟之外諸禮皆掌聘在廟行之故此賓初至之時主授次以廟

爲止息也次以帷者謂次以帷布爲之周禮幕人掌帷幕鄭注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爲之是也少退于君之次者賈疏云君次在前臣次在後敖氏云君謂朝君也蔡氏云君謂外諸侯來朝者各有次少退不與諸侯次同也吳氏章句云君之次者兩君相朝亦有次也此聘無君之次蓋以相朝時設次之地言　注云主國之門門外諸侯及卿大夫之所使者次位皆有常處者　門外大門外也卿大夫之所使者校勘記云單疏要義俱無所字似無者是卿大夫之使者謂卿大夫來使者也言次位有常處以見君之次與臣之次別也

右記授賓次

上介執圭如重授賓慎之也曲禮曰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疏正義曰賈疏云此謂將聘主君廟門外上介屈繅授賓時敖氏云上介凡執玉皆如是不惟授賓之時爲然記者特於此發之耳　注云慎之也者主輕物而執之如重以心存戒慎故也引曲禮者證執輕如重之義彼注云主君也克勝也

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皇自莊盛也讓謂舉手平衡也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孔子之執圭

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疏】正義曰校勘記
戰色足蹜蹜如有循古文皇皆作王　云注鞠躬如也
躬釋文作窮云劉音弓本亦作躬集釋亦作窮張氏曰爾
雅云鞠究窮也鞠窮蓋複語自論語作鞠躬學者遂不復
致思於其開安知非鞠窮若踧蹐之謂者平如是則劉音
亦誤矣從釋文盧文弨云廣雅翱翱謹敬也上上六下上
弓反與此鞠窮字異音義同案左傳宣十二年有山鞠窮
乎此僧常語為物名也二字本雙聲又案羣經音辨云鞠
窮容謹也音弓鄭康成說孔子之執主鞠窮如也今本作
躬據此則賈氏時儀禮經注巳俱作躬矣今案釋文載作
躬之本則唐初巳然嚴本亦作躬今從之然鞠窮古義不
可不知也下如授校勘記云授陳本作受○此言賓執玉
之容也　注云皇自莊盛也者莊嚴也莊亦訓盛蓋自矜
嚴之貌云讓謂舉手平衡也者曲禮曰執天子之器則上
衡國君則平衡鄭注衡謂與心平王氏士讓云平衡則不
亢故云讓敖氏以讓為後君升堂褚氏云依注舉手平衡
擬執玉之容方與上文皇下文升志趨一貫襯下又云升堂
主慎可見非讓升之謂云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者
孟子曰夫志氣之帥也注云志心所念慮也是志與念同
下注又以志趨為圈遯而行是審行步可知張氏爾岐云

審行步者謂審乎君行一臣行二之節是也注又引孔子之執主以爲證云執圭鞠躬如也至如有循皆論語鄉黨篇文集解引包氏云爲君使以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鞠躬者敬慎之至也又引鄭氏云上如揖授玉宜慎也下如授不敢忘禮也戰色敬也足縮縮如有循舉前曳踵行也皇疏云舉足前恆低不至地而踵或不離地如車輪也今案曲禮曰執主器行不舉足車輪曳踵玉藻曰執龜玉舉前曳踵縮縮如也孔疏縮縮言舉足狹數云古文皇皆作王者胡氏云洪範皇極之敷言史記宋微子世家作王極史記多用古文皇作王與此正同鄭云皇自莊盛也義當爲皇故不從古文

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后退

爭爭鬭之爭重失隊也而后猶然後也

【疏】正義曰李氏云授如爭承謂授玉時褚氏云集說讀爭字絕句如此則授受時成何威儀秦氏蕙田云敖繼公以授如爭爲句承下如送爲句郝敬則以將授志爲句趨授如爭爲句皆非張氏爾岐云下如送當與論語下如授同解言其授玉時手容也君還謂君轉身將授玉於宰而後賓退而下階若以下爲下堂退爲出廟門恐非文次令案張說是也○注首毛本有爭爭鬭之爭五字校勘記云五字嚴徐集釋俱無瞿中溶云今本因通解經

下引釋文而誤云重失隊也者解授如爭承句承接也謂如與人爭接取物恐其失隊

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

發氣舍息也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至此云舉足則志趨卷遯而行也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

疏 正義曰敖氏云下階謂降而沒階之時也於此言發氣怡焉言又趨則向者屏氣戰色足如有循可知矣○注至此云舉足校勘記云徐本集釋俱無至字通解有賈疏有至字無云字今案嚴本有至字從之又云卷豚而行也豚嚴徐作遯釋文作豚張氏從之今案鞠躬如也躬集釋作窮 云發氣舍息也者經義述聞云下及享發氣焉盈容注云發氣舍氣也兩舍字釋文無音家大人曰舍皆讀爲舒謂發舒其氣也說文舒从予舍聲小雅何人斯篇亦不遑舍與車舒爲韻春秋哀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釋文荼音舒公羊荼作舍此皆古人讀舍爲舒之證云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者此趨謂疾趨也曰又則入時亦趨矣云至此云舉足則志趨卷遯而行也者玉藻曰圈豚行不舉足鄭注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圈豚與卷遯字同至此云舉足則前此不舉足可知故注以志趨爲卷遯行也又引孔子之事以證之自

升堂鞠躬如也以下皆鄉黨文集解引孔安國云先屏氣下階舒氣故怡怡如也皇疏云逞申也氣申則顏色亦申故怡悅也沒階趨進沒猶盡也謂下諸級盡至平地時也今案此引論語以證發氣怡焉及又趨也論語釋文作沒階趨無進字云一本作沒階趨進誤也盧氏考證云史記仲尼世家作沒階趨進儀禮聘禮注引論語同曲禮帷簿之外不趨正義及士相見禮疏引論語並有進字趨進者趨前之謂也進字不作入字解舊有此字陸氏以為誤非也

及門正焉 容色復故此皆心變見於威儀【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容陳本誤作客○張氏爾岐云出門將更行後事此皆心變見於威儀疏指賓入門以下而言

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 記異說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戴氏曰溫本作鞠窮焉案以躬為窮與釋文合考鞠躬字經注凡三見釋文於前注作音不云下同蓋偶遺之實皆作窮耳○此入門亦謂將聘執圭入廟門時也鞠躬焉敬謹之至見於容也其所以微謹者惟恐玉之或失隊也

注云記異說也者上已記執圭之儀此又記之事同而說有微異故並記而存之也

及享發氣焉盈容 發氣舍氣也孔子之於享禮有容色【疏】正義曰盛氏云發氣與聘

時下階同盈容則和氣且溢於面矣聘主於敬享貴於和故其容貌如是○注和發氣校勘記云嚴徐本無氣字今案各本有氣字是也云發氣舍氣也者舍氣即舍息詳上云孔子之於享禮有容色者亦鄉黨篇文引以爲盈容之證也

眾介北面蹌焉

容貌舒揚 疏 正義曰敖氏云於享乃云蹌焉以見聘時之不然也然則眾介容貌之變其節亦略與賓同矣盛氏云眾介謂自上介而下也此蒙及其享之文當以敖說爲正據此則享時介亦皆從入明矣 注云容貌舒揚者說文蹌動貌是有舒揚之意詩公劉蹌蹌濟濟鄭箋士大夫之威儀也荀子大略篇注蹌蹌有行列貌

私覿愉愉焉

容貌和敬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愉愉釋文作俞俞○賈疏云享時盈容聘時戰色此私覿對享時又愉愉和敬舒於盈容也今案鄉黨篇曰私覿愉愉如也集解引鄭氏云愉愉顏色和也

出如舒鴈

威儀自然而有行列舒鴈鶩 疏 正義曰出謂出廟門也如舒鴈張氏爾岐以爲兼指賓介蓋謂賓介同出而行有次序如舒鴈然詩曰兩驂鴈行是可證也○注舒鴈鶩釋文鶩下有也字張氏從之嚴徐本俱無也字云舒鴈鶩者爾雅釋鳥文詳士昏禮

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

愼 復記執玉異說 疏 正義曰注云復記執玉異說者敎氏云先言皇且行乃云入門主敬則與上記入門皇者異也云升堂主愼則又與入門而如恐失之者異也是謂異說今案記文雖異大指不外致謹於行步威儀而已蓋聘使鄰國不可限越失容以爲君羞也

右三記賓介聘享之容

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閒可也 隨入不竝行也閒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爲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古文閒作干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土物徐陳土俱作士誤 云隨入不竝行也者凡庭實以四爲禮或四皮或四馬執之牽之者不竝行是相隨而入也相隨而入則有先後故又言左先李氏云皮北面西上故左先今案左先宜兼皮馬言入門以西爲左西上故在左者先入也云閒猶代也者言有無可以相代如有皮之國則用皮無皮之國則用馬也云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爲禮者是釋所以相代之義禮器曰居山以魚鱉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是可證已云畜獸同類者皮用虎豹是獸也馬是六畜之一二

者雖有枉家枉野之殊然同爲四足而毛之類故相代可也褚氏云既有皮何必更用馬敖氏謂一節用皮一節用馬相閒而設殊不可解云古文閒爲干者干是假借字鄭據爾雅釋詁訓閒爲代其義較顯故不從古文

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

馬出當從廄也餘物皆東藏之內府【疏】正義曰此幣字兼統謂玉帛皮馬也言主人受賓之幣唯馬則出之於廄餘物皆向東藏之上經享時曰皮如入右首而東覲時曰有司二人坐舉皮以東又曰宰夫受幣于中庭以東皆是也必知藏之內府者周禮內府職曰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鄭注諸侯朝聘所獻國珍彼天子禮諸侯當亦然襍記曰宰夫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鄭注以東藏於內也此雖言諸侯相弔含之禮與聘殊然其以東藏於內則同也

多貨則傷于德

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也君子於玉比德焉朝聘之禮以爲瑞節重禮也多之則是主於貨傷敗其爲德【疏】正義曰注傷敗校勘記云徐本集釋俱無敗字通解楊氏俱有今案嚴本有敗字從之　云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也者鄭以此句爲論聘用玉之事天地所化生對人所造爲者言之鄭注周禮大宰商賈阜通貨賄云金玉曰貨布帛曰賄是謂玉爲貨也

云君子於玉比德焉者聘義文云朝聘之禮以爲瑞節重禮也者謂朝聘假玉爲瑞節以通信蓋重禮非重玉故聘義曰圭璋特達德也云多之則是主於貨傷敗其爲德者蓋玉以比德若多之則有重玉之意而傷害其爲德矣敖氏云言此者見貨之不可多也盛氏云貨謂玉帛庭實之屬不專指玉今案貨亦有兼布帛言如漢書食貨志所云乃對文異散則通之例也此二句以貨對幣言明是指玉鄭說不可易

幣美則沒禮

幣人所造成以自還幣謂束帛也愛之斯欲衣會之君子之情也是以享用幣所以副忠信美之則是主於幣而禮之本意不見也

【疏】正義曰注愛之校勘記云陳閩監舊愛俱誤作受　云幣人所造成以自覆幣謂束帛也者鄭以上貨爲聘玉故以此幣爲享時所用束帛束帛爲人所造成與天地化生者異云愛之斯欲衣會之君子之情也是以享用幣所以副忠信者禮曰忠信本也忠信卽其愛之之情有是忠信之實乃用幣以將之重禮不重幣也云美之則是主於幣而禮之本意不見也者美是人工極其華麗則徒見幣之美而不見禮意是禮爲其所掩沒矣敖氏云言此者見幣之不必美也張氏爾岐云注以自覆幣謂束帛也幣疑當作蔽字自覆蔽謂其可爲衣也褚氏云注幣人所造成

以自彊爲句幣謂束帛也爲句今案張說較勝○案荀子引聘禮志曰聘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與此文稍異而義同

賄在聘于賄

賄財也于讀曰爲言主國禮賓當視賓之聘禮而爲之財也賓客者主人所欲豐也若苟豐之是又傷財也周禮曰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古文賄皆作侮

【疏】正義曰注云賄財也者詳前案上言貨與幣是聘君所以聘享主國者此云賄卽賄用束紡及出有贈賄之賄乃主國所以遺聘國者蓋亦不可過禮也云于讀曰爲者士冠禮宜之于假注云于猶爲也是于爲聲義相近故讀從之云言主國禮賓當視賓之聘禮而爲之財也者鄭讀于爲爲而又訓在爲視言主國所以致禮於賓國者當視賓國聘禮之厚薄而爲之財不可嗇亦不可豐也引周禮者司儀職文證在聘爲賄之義彼注云幣享幣也於大國則豐於小國則殺主國禮之如其豐殺謂賄用束紡禮用玉帛乘皮及贈之屬是也云古文賄皆作悔者胡氏云賄正字悔同音假俗字曲禮釋文引字林云賄音悔

右記庭實貨幣之宜

凡執玉無藉者襲藉謂繅也繅所以縕藉玉

【疏】正義曰注云藉謂繅也繅所以縕藉玉者案繅以薦玉義已詳前繅亦稱藉典瑞曰繅藉五采五就是也陸氏佃謂經言繅又別言藉則藉非繅繅著矣其說誤但此記無藉者襲則指圭璋特達而言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鄭注藉藻也裼襲文質相變耳有藻爲文裼見美亦文無藻爲質襲充美亦質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亦是也案有藉無藉當以此注後條爲是孔疏襍引各家說而無斷制如所引熊氏說謂朝聘時用圭璋特賓主俱襲行享時用璧琮加束帛賓主俱裼是已而又牽合垂繅屈繅之文謂垂藻之時則須裼屈藻之時則須襲殊未明析至引皇氏說謂玉亦有裼襲尤爲非理陳氏祥道云玉有以繅爲之藉有以束帛爲之藉有藉則裼無藉則襲特施於束帛而已聘則賓襲執圭公襲受玉及享則賓裼奉束帛加璧蓋聘特用玉而其禮嚴享藉以帛而其禮殺此襲裼所以不同先儒以垂繅爲有藉屈繅爲無藉此說非也陸氏佃云無藉若圭璋特是也楊氏復云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所謂無藉謂圭璋特達不加束帛當執圭璋之時其人則襲也所謂有藉者謂璧琮加於束帛之上當執璧琮之時其人則裼也曲

禮所云專指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一條言之先儒乃以執圭而垂繅爲有藉執圭而屈繅爲無藉此則不然陳氏陸氏之言足以破先儒千百載之惑矣然何以知先儒之說爲非而陳氏陸氏之說爲是邪竊詳經文楊襲是一事垂繅屈繅又別是一事不容混合爲一說方其始受君命也賈人啟櫝取圭垂繅以授宰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垂繅受命訖以授上介上介受玉屈繅以授賈人是時授受凡易四手有屈繅之文而無裼襲之禮也及至主國行聘禮賓在廟門之外賈人啟櫝取玉垂繅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屈繅以授賓經明言上介不襲是有垂屈之文而無裼襲之禮也建夫主賓三揖三讓登堂賓襲執圭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及公側授宰玉而後裼降立是主賓授受則襲既授宰玉則裼故鄭注云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爲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爲敬此言是也當主賓授受之時會不見垂屈之文焉聘禮既畢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既歸反命公南鄉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主於其左又有垂屈之文而無裼襲之禮蓋圭聘禮之垂也主賓授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禮之正也方其授于賈人授于上介皆擯行之禮及贊禮者之事故辨垂屈以彰其文主賓授玉于中堂與東楹

之閒爲禮之正故辨裼襲以致其敬及歸反命又於君前以璽屈爲文而不以裼襲爲禮豈非玉爲聘禮設反命亦非禮之正乎兩義不同各有其亙自鄭氏之說始差熊氏皇氏從而傳會之而經意始汩然經文粲然如日星之在天又豈得而終汩之邪敖氏曰藉謂束帛以藉玉也以此篇考之則聘以圭璋而不用束帛以爲藉所謂無藉者也其賓主授受之時皆襲以執之執玉之無藉者襲則於其有藉者裼可知乃不言之者裼乃常禮不特於執享玉之時爲然故也今案陳氏陸氏楊氏皆主曲禮注後條而楊說更詳密至此記但云無藉者襲而不言有藉者裼則敖說亦可從耳

右記裼襲之節

禮不拜至以賓不於是始至今文禮爲醴

〔疏〕正義曰注云以賓不於是始至者胡氏承珙云禮不拜至當是謂聘享畢禮賓時事蓋經於聘時無拜至明文記獨言禮不拜至正見聘有拜至與經文互相備注云以賓不於是始至亦對聘時而言賈云聘時不拜至非也賈蓋謂此文承上執玉帛之下不知此文乃合下文醴賓于東箱

及祭醴再扱爲一節耳或曰士昏禮醴賓拜至記者恐人疑凡醴皆然故特明之見聘禮與昏禮異也義亦通云今文禮爲醴者胡氏云今文作醴義自可通惟鄭於士冠士昏請醴賓既皆破爲禮又此經請禮賓祇作禮故于此亦從古文作禮豊今文作醴者不用而下文君有故使大夫受不禮又豊古文作醴者不用也

醴尊于東箱瓦大一有豐

瓦大瓦尊豐承尊器如豆而卑 疏 正義曰箱毛本作廂校勘記云唐石經嚴徐陳本集釋俱作箱箱正字廂俗字○敖氏云士冠禮醴尊于房中勺觶角柶脯醢在其北南上此尊于東箱則勺觶籩豆之類亦宜近之今案瓦大豐詳燕禮

薦脯五職祭半職橫之

職脯如版然者或謂之蹷皆取直貌焉 疏 正義曰此醴賓時所用薦脯也餘詳鄉飲酒及鄉射記

祭醴再扱始扱一祭卒再祭

卒謂後扱 疏 正義曰詳士昏禮

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賓之士訝受之

此謂餘三馬也左馬賓執以出矣士士介從者 疏 正義曰主人之庭實謂醴賓之庭實也則主人遂以出吳氏疑義云即上經注所謂主人奉馬者從出也以經無文故記補之注云此謂餘三馬

也左馬賓執以出矣者庭實四馬賓自執左馬以出則使人牽以出者止三馬也云士士介從者以云賓之士明是士介從者可知上經注云從者士介與此同上經從者訝受馬受賓自執之馬此云士訝受之受其餘三馬也

右記公禮賓儀物

旣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時有珍異之物或賓奉之所以自序尊敬也猶以君命致之

疏正義曰言旣覿則獻行於覿後矣覿與獻皆是私禮而覿有定獻或有或無不定故言若也 注云時有珍異之物或賓奉之者獻無常物有珍異則奉之以獻云時有云或皆不定辭也云所以自序尊敬也者序當作遂達也言獻所以自達其尊君敬君之忱云猶以君命致之者獻雖己物必稱君命以致之明不敢自私也臣之於君與子之於父同玉藻曰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亦是此意

擯者入告出禮辭辭其獻也賓東面坐奠獻再拜稽首送獻不入者奉物禮輕

疏正義曰司儀職曰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荅拜吳氏章句云由東面轉北面再拜 注云奉物禮輕者對私覿禮重入門奠幣也

擯者東面坐取

獻舉以入告出禮請受東面坐取獻者以空並受也其取之由賓南而自後右客也【疏】正義曰禮請受詳上經士介私覿節注云以空並受也者賓東面坐眞獻擯者東面坐取獻是同面並受也云其取之由賓南而自後右客也者上經享時云受皮者自後右客注蓋本此為解也李氏云擯者自門東適賓南由賓後於賓北取幣

賓固辭公答再拜拜受於賓也固亦衍字【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再唐石經作再誤注云拜受於賓也者敖氏云云荅則拜非爲受也此說是然則公荅再拜者荅賓之再拜稽首也云固亦衍字者賈疏云以其上擯者禮請受不云固明知賓不固辭故云衍字今案云亦者亦上經士介私覿時賓固辭之固爲衍字也說詳彼注

擯者立于閾外以相拜賓辟相贊也古文閾為蹙【疏】正義曰相拜者所立上經云門中此云閾外文互見也相拜立于閾外則內得贊君外得覿賓

擯者授宰夫于中庭東藏之旣乃介覿【疏】正義曰吳氏疑義云私獻偶然事不必定是覿時注未的今案吳說是也

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兄弟謂同姓若婚姻甥舅有親者問猶遺也謂獻也不言獻者變於君也

非兄弟獻不及夫人 疏 正義曰注云兄弟謂同姓若婚姻甥舅有親者古人同族多稱昆弟其稱兄弟則兼異姓有親者言之注云婚姻者據爾雅釋親妻之父為婚兄弟壻之父為姻兄弟也云甥舅者據詩頍弁兄弟甥舅也云問猶遺也謂獻也者遺是以物與人之名鄭解問為遺以別於聘問之問謂此問與上言獻一也云非兄弟獻不及夫人者言惟兄弟之國獻君并及夫人其他非兄弟之國雖於君有獻亦不及夫人矣經言若者對非兄弟者言也敖氏引或說問猶聘也謂此問夫人即經所謂夫人之聘享徐氏卓云夫人之聘享不專主兄弟之國言此記明言兄弟之國究當以鄭注為是云

右記覿後賓私獻

若君不見君有疾若他故不見使者 疏 正義曰注疾校勘記云陳閩俱誤作宮葛本作病云他故賈疏云謂疾之外或新有哀慘 **使大夫受**受聘享也大夫上卿也 疏 正義曰注云大夫上卿也者卿亦稱大夫必知使上卿者以其代君受聘享當使藏尊者不使下卿也 **自下聽命自西階升**

受負右房而立賓降亦降此儀如還圭然而賓大夫易處耳今文無而【疏】正義曰校勘記云階唐石經作門誤　注云此儀如還圭然者案自下聽命在堂下聽命也與還圭時賓自碑內聽命注云聽命於下敬也同自西階升受負右房而立與還圭時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還負右房而立同賓降亦降與還圭時大夫降中庭賓降同故云如還圭然也云而賓大夫易處耳者謂還圭時賓在大夫之左受之此則大夫在賓之左受之故云易處也云今文無而者前還圭時負右房而立有而字此亦當有而字故鄭從古文

不禮辟正主也古文禮作醴【疏】正義曰不禮謂聘享畢不禮賓也敖氏云必言之者嫌受其聘享則當禮之也○校勘記云古文禮作醴五字各本俱脫嚴本集釋通解敖氏俱有敖氏古文誤作今　注云辟正主也者正主謂君以大夫代受不敢儼然如君行禮賓之禮故云辟也

右記君不親受之禮

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以與賓接於君所賓又請有事於已不可以不速也所不及者下大

夫未嘗使者也不勞者以先是賓請有事於己同類既聞彼爲禮所及則己往有嫌也所以知及不及者賓請有事固曰某子某子

疏正義曰經惟云卿大夫勞賓不辨幣之所及與不釋服之節故記明之國語晉羊舌肸聘于周發幣于大夫敖氏云服皮弁服郝氏云朝服案聘君臣同服皮弁服敖說爲長　注云以與賓接於君所賓又請有事於己不可以不速也者是釋所以不釋服而往勞之故褚氏云見勞賓者先於致饔餼今案記云幣之所及皆勞則有所不及而不勞者矣云所不及者下大夫未嘗使者也者謂三卿五大夫中惟未嘗使至己國之下大夫幣有不及耳云不勞者以先是賓請有事於己同類既聞彼爲禮所及則己往有嫌也者言幣未及己而往勞之是嫌於相干也云所以知及不及者賓請有事固曰某子某子者斯時賓尚未問卿大夫何以知幣有及有不及葢賓請有事之時卽舉所問之人一一言之因知幣之及己先往勞也某子某子如高子國子之類

右記勞賓

賜饔唯羮飪筮一尸若昭若穆 羮飪謂飪一牢也肉謂之羮唯是祭其先大禮之盛

者也筮尸若昭若穆容父在父在則祭祖父卒則祭禰腥饎不祭則士介不祭也士之初行不釋幣於禰不祭可也古文羹爲羔飪作腍

疏

正義曰注云羹飪謂飪一牢也者卽歸饔饎之飪也云肉謂之羹者爾雅文云唯是祭其先大禮之盛也者是字指羹飪言賜饗有飪有腥又有饎今唯言飪則其他不祭可知論語君賜食不祭者以恐或餕餘此歸饗是大禮飪又主君潔烹以賜者故必祭之不忘先也云筮尸若昭若穆容父在父在則祭祖父卒則祭禰者以經云筮一尸而又云若昭若穆則或昭或穆不定故知有父者祭父無父者祭禰也容父在者謂或父不廢疾或父已請老子爲大夫出使在外也敖氏云尸云筮則子弟之從行者衆矣又云唯羹飪之文意不具或脫一祭字云筮一尸者嫌并祭祖禰當異尸也韋氏協夢云敖謂竝祭祖禰而唯一尸若然則何必言若昭若穆乎且何以處父在者乎褚氏云祖與父存沒無定故科祭其一若如敖說則何昭穆之有下皇祖某甫皇考某子說與此同今案敖說之非盛氏及江氏筠亦俱辨之云腥饎不祭則士介不祭也者士介但有饎而無饗故不祭若然則上介賜饗亦祭記不言者略也云士之初行不釋幣於禰不祭可也者盛氏云士介初行亦告於禰至是乃不祭者賤不載

主也今案大夫士無木主詳士虞禮陰厭節盛氏謂賤不
載主未確至謂士初行亦告禰擬之出告反面事亾如存
之義士當亦與卿大夫同矣云古文羹爲羔飪作臉者胡
氏云案說文鬻本从鬲从羔小篆从羔从美作羹此古文
羹爲羔者蓋字之爛脫飪作臉者臉當作稔說文飪大孰
也此古文蓋偕穀孰之稔爲之傳寫又誤作臉耳爾雅饋
餴稔也釋文稔本作餁此二字互偕之證郊特牲臉祭臉
亦稔之誤○賈疏云古者天子諸侯行載廟木主大夫雖
無木主亦以幣帛主其神後人駁之謂上
經釋幣卽埋之不云載之以出存以備參

僕爲祝祝曰孝孫某孝子某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

僕爲祝者大夫之臣攝官也

疏 正義曰云孝孫又云孝子云皇祖又云皇考者上文
云若昭若穆故此亦兩言之敖氏云字祖而謚考亦
假設之辭 注云僕爲祝者大夫之臣攝官也者禮運曰
大夫具官非禮也則攝官其常故注云然此僕爲祝者亦
是使僕攝祝也定四年左傳祝鮀曰嘉好之事君行師從
卿行旅從臣無事焉是君與大夫出境祝不從行故使僕
爲之釋官云賈疏因此遂謂大夫本無祝官非是少牢大
夫禮有祝又左傳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是大

夫之臣有視矣

如饋食之禮 如少牢饋食之禮不言少牢今以大牢也今文無之

疏 正義曰王氏士讓云此因事而祭故惟筮尸無筮日又無主婦助祭且館於大夫之廟記云如者亦略倣其大節為之耳 注云今文無之者蓋鄭於字句閒亦必審擇所從也

假器于大夫 不敢以君之器為祭器

疏 正義曰王氏士讓云案為聘使不得將祭器以行必假於大夫者齎同也曲禮曰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去國冀反者如此則出聘者不以祭器行可知矣 注云不敢以君之器為祭器者盛氏云君之器謂鼎豆之屬君所歸於賓者亦可為祭器而臣不敢用也

肦肉及廋車 肦猶賦也廋廋人也車巾車也二人掌視車馬之官也賦及之明辯也古文肦作紛

疏 正義曰注云肦猶賦也者禮記王制名山大澤不以肦鄭注肦讀為班周禮匪頒之式鄭司農云頒讀為班布之班是肦頒班三字義俱通說文班分瑞玉爾雅釋言班賦也郭注謂布與蓋皆分物與人之意故以肦猶賦解之云廋廋人也車巾車也二人掌視車馬之官也者釋官云廋車注以廋人巾車當之考周禮廋人下士而巾車掌公車之政令以下下大夫為之疑大夫出聘未必有此官從行也周禮廋人下有圉人掌

養馬廋圉亦通稱左傳崔子使圉人駕又孟氏選圉人之壯者是大夫亦有圉人掌馬也車則大夫家掌車之官若左傳云鮑子之臣差車鮑點叔孫氏之車子鉏商之類或曰廋車蓋廋人巾車之徒屬從聘賓行者云賦及之明辯也者此謂大夫受饔而祭祭訖肸肉廋車職官亦及之明其下逮無不辯也云古文肸作紛者蓋由形近致誤故鄭不從

右記賓受饔而祭

聘日致饔 急歸大禮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日唐石經作自誤注急歸大禮四字今本俱脫嚴徐集釋通解楊氏俱有○聘之日行聘享畢禮賓禮賓後私覿賓卽館又卿大夫勞賓其事繁矣乃於是日卽歸饔餼是急歸大禮也大禮謂饔也

明日問大夫 不以幾日問人崇敬也古文日問夫人也 疏 正義曰注云不以幾日問人崇敬也者謂不以聘日問大夫而以聘之明日問大夫是不以幾日也云古文日問夫人也者胡氏云蓋涉下文夕夫人歸禮而誤耳

夕夫人歸禮 與君異日下之也今文歸作饋 疏 正義曰注云與君異日下

之也者此夕乃問大夫之夕是與君致饔異日也旣致饔云今文歸作饋者詳前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下

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饔餼之數

稍稟食也乘禽乘行之禽也謂鴈鶩之屬其歸之以雙爲數其賓與上介也古文旣爲餼

［疏］正義曰旬十日也旣致饔旬而稍謂致饔之後十日而賓猶未歸則更致稍食恐米禾之不繼也宰夫始歸乘禽亦謂於旬日始也必使宰夫者三禮札記云周禮宰夫職掌賓客之委積膳獻鄭注膳獻禽羞俶獻也此天子禮諸侯當亦然故宰夫主歸之○注乘禽毛本作乘謂校勘記云謂嚴本集釋敖氏俱作禽是也今案古文旣爲餼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作古文餼爲旣云十行本作古文旣爲餼毛本同盖皆傳寫訛倒今更正案此餼爲旣者以餼爲經內饔餼之餼非旣致饔之旣也若以爲旣致饔之旣則旣訓已與餼義絕不相通無緣致誤疏義說似是然嚴本及各本俱與十行本同茲仍之而附其說於後焉

云稍稟食也者詳上經雅稍受之下云乘禽乘行之禽也者賈疏云別言此者欲見此乘非物四曰乘今案賈蓋以下多言雙故疑非物四之乘然語意未詳周禮掌客鄭注乘禽乘行羣處之禽謂雉鴈之屬於禮以雙爲數方氏苞云乘

曰乘禽以其雄雌相乘而爲偶也故致之亦以雙然則乘禽卽謂鳧之雄雌竝行者矣云謂鴈鶩之屬者爾雅曰舒鴈鵞舒鳧鶩莊子命豎子殺鴈而烹之左傳饔人竊更之以鵝是二物皆可供膳故舉以爲證也云其歸之以雙爲數者訓歸禽如其饔餼之數每牢一雙聘義曰乘禽日五雙謂賓也賓饔餼五牢故五雙上介三牢則三雙士介一牢則一雙云其賓與上介也者言乘禽日日歸之惟賓與上介耳若士介則閒日矣胡氏承珙云古文餼爲旣案饔餼字本作氣說文氣饋客之芻米也从米气聲春秋傳齊人來餼諸侯槩氣或从旣餼氣或从食自經典假氣爲雲气字而饋客之氣遂皆作餼或有作旣者如此經古文及中庸旣稟稱事大戴禮朝事私覿致饔旣段氏玉裁以三旣字皆槩之省案一切經音義云餼古文作槩雖不言儀禮古文疑玄應所見儀禮注本容有作古文餼爲槩者鄭注中庸云旣讀爲餼者轉从今字使人易曉故於此經亦從今文作餼也**士中日則二雙**中猶閒也不一日一雙大寡不敬也**凡獻執一雙委其餘于面**執一雙以將命也面前也其受之也上介受以入告之士舉其餘從之賓不辭拜受於庭上介執之以相拜於門中乃入授人上介受亦如之士介拜受

於門外

〔疏〕正義曰注其受之也毛本也作止校勘記云嚴徐集釋楊敖俱作也通解作止下句敖作上介受之以入告今案嚴本及各本俱作上介受以入告之 云執一雙以將命也者少儀曰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與此記義同惟文有詳略耳彼注云加猶多也云面前也詳士冠禮云其受之也上介受以入告之至乃入授人略如私獻儀節惟士舉其餘從之私獻節無此文蓋約士介面卿時士三人坐取璽幣以從之之文也賓不辭以記無辭文拜受於庭拜字疑衍上經賓三拜乘禽于朝注云發去乃拜乘禽則此時不拜可知乘禽儀物乃使賓日日亟拜乎下云上介相拜亦非李氏云記云凡獻知受之如受賓私獻之禮也不辭者歸禽禮輕上介受如賓士介受於門外皆俶受饔餼禮

禽羞俶獻比

比放也其致之禮如乘禽也禽羞謂成熟有齊和者俶獻四時珍美新物也俶始也言其始可獻也聘義謂之時賜

〔疏〕正義曰注比放也校勘記云監本比誤作此 云比放也其致之禮如乘禽也者放與俶同謂其致禽羞俶獻之禮略與歸乘禽同也餘詳上經燕與羞俶獻無常數下○吳氏疑義云注以放訓比謂禮如乘禽不知彼生此熟烏能俶而行之乎經義述聞云全經之例兩事相若者則

云亦如之或云如某事之禮無言比者竊疑比字本屬下句當讀如比及三年之比言比及歸大禮之日旣受饔餼乃請觀也禽羞俶獻之下葢有脫文今不可考矣今案此節文義難解迷闇以爲有脫誤者近之

右記賓主行禮節次及禽獻之等殺

歸大禮之日旣受饔餼請觀 聘於是國欲見其宗廟之好百官之富若尤尊大之焉

疏 正義曰王氏士讓云案聘禮有請觀之舉敖氏疑聘日不給且譏非禮以爲記文之誤不知此舉乃於歸大禮之日請於歸饔餼之卿以達於君而已非卽日請觀也亦如上經賓請有事於大夫非卽日問也方氏苞云請觀事微故不特請而假於致饔餼者以達之其入觀之日則惟主君所命非受饔餼之日旋請旋帥以入也今案王說方說甚是下文云訝帥之乃終言其事耳李氏云吳季札聘魯請觀于周樂晉韓起聘魯觀書于大史氏皆其事今案觀樂觀書皆可爲請觀之證鄭專主宮廟言者以下有自下門入之文也

訝帥之自下門入 帥猶道也從下門外入游觀非正也

疏 正義曰注云從下門外入游觀非正也者聘享等事是正事皆自大門入此游

觀非正故自下門入下門蓋卽便門之類吳氏章句云下門其偏隅有門如閨門歟

右記賓游觀

各以其爵朝服此句似非其次宜在凡致禮下絕爛在此[疏]正義曰注此句下嚴本有似非其次四字末有絕爛在此四字今本俱脫校勘記云徐本集釋敖氏俱有通解與今本同　云此句似非其次宜在凡致禮下者鄭以下文凡致禮爲致饗食之禮上經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故知各其以爵朝服當在凡致禮下絕爛在此也盛氏云其謂賓與上介也致賓以卿致上介以下大夫朝服殺於致饔也今案盛說頗明或以此句屬上節非

右記致禮者之爵服

士無饔無饔者無儐謂歸饔餼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儐唐石經嚴徐陳閩葛本集釋通解楊敖俱作擯李氏曰當爲儐今案監本毛本已改從儐○上經歸饔餼云士介四人皆餼大牢是無饔也上賜饔注以

饗爲大禮之盛者故無饗則禮從簡略不儐使也上經已言無儐但未言其義故記明之

右記士介之殺禮

大夫不敢辭君初爲之辭矣此句亦非其次空在明日問大夫之下【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亦非其次四字今本俱脫嚴徐集釋俱有通解又無之字○大夫不敢辭謂賓問卿時擯者出請事但入告而不辭也所以然者以賓私覿退卽請有事於大夫君已禮辭而許之矣故不敢辭也

右記賓問大夫大夫不辭

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凡致禮謂君不親饗賓及上介以酬幣致其禮也其其賓與上介也加籩豆謂其實亦實於饗筐饗禮今亾【疏】正義曰注云凡致禮謂君不親饗賓及上介以酬幣致其禮也者卽上經致饗以酬幣是也云其其賓與上介也者上經賓與上介君皆饗之唯士介不言饗故知其者指賓與上介耳云加籩豆謂其實也者謂其所實之物周禮籩人加籩之實蓤芡㮚脯蓤芡㮚脯醢人加豆之實芹菹兔

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是也以夫人歸禮推之則賓加籩豆當各六上介加籩豆當各四左傳昭六年晉侯饗季武子有加籩是其證矣記言此者恐人疑加上介豆在常禮之外致饗或不用其故特明之言皆者皆賓與上介也云亦實於饔筐者校勘記據單疏要義無筐字疑爲衍文盛氏以注約公食禮言之謂豆實於饔簋實於篚但記不言簋篚亦非筐或謂豆實濡物實於饔籩實乾物實於筐設亦可從云饗禮今亡者詳上經公于賓壹食再饗下言此以見無文可證耳

無饗者無饗禮士介無饗禮 疏 正義曰注饗校勘記云陳閩監葛楊氏俱誤享○此申言致饗唯賓與上介不及士介也士介無饔已詳上無饔者無饗禮以其卑也

右記致饗與無饗

凡餼大夫黍粱稷筐五斛謂大夫餼賓上介也器寡而大略 疏 正義曰上經大夫餼賓米八筐上介亦如之不言米幾種及筐大小故記明之○校勘記云注略下聶氏有也字 云謂大夫餼賓上介也者敖氏謂凡餼兼士介在內不知記明言餼大夫不云餼士又鄭上經注謂衆介無粱此云黍粱稷明止謂賓與

上介注說是云器寡而大略者謂筐止入而每筐容米五斛是器寡而大對君餼米百筥筥半斛器小而多者爲略也

右記大夫餼賓上介之實與器

既將公事賓請歸謂己問大夫事畢請歸不敢自專謙也主國留之饗食燕獻無日數盡殷勤也

疏正義曰注云謂己問大夫事畢者問大夫亦是公事以其幣物公家具之且奉君命以行也鄭恐人疑旣將公事爲行聘享事畢故特明之云請歸不敢自專謙也者問大夫畢郎請於主國以定歸期是不敢自專也云主國留之饗食燕獻無日數盡殷勤也者獻謂假獻無日數言之非一日所以盡殷勤故又有旬而稍之禮也

凡賓拜于朝訝聽之拜拜賜也唯稍不拜

疏正義曰上經已言賓三拜乘禽于朝訝聽之此復記之者賓受君饔餼受夫人歸禮受饔食燕皆明日拜賜于朝經皆未言訝聽之故此總記以補之也訝聽之義詳上經注云唯稍不拜者明稍以外無不拜稍禮詳前

右記賓請歸拜賜

燕則上介爲賓賓爲苟敬饗食君親爲主尊賓也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賓不欲主君復舉禮事禮已於是辭爲賓君聽之從諸公之席命爲苟敬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更降迎其介以爲賓介大夫也雖爲賓猶卑於君君則不與亢禮也主人所以致敬者自敵以上亢疏正義曰注介大夫也毛本介誤亦○缺

宰夫獻爲主人代公辭疏正義曰敖氏云燕禮輕故君與臣燕則不親爲主而使宰夫獻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此與他國之臣燕亦用此禮者所以別於其君也今案宰夫獻卽燕義所謂使宰夫爲獻主也宰夫當爲膳宰辨見燕禮釋官云儀禮經內所言宰夫皆與周禮宰夫職合惟此記云宰夫獻則指謂膳宰儀禮經是周公所作其記出於後儒之手如士冠禮記引孔子之言則作記者在春秋後可知春秋時通稱膳宰爲宰夫故此記因之

右記燕聘賓之禮

無行則重賄反幣無行謂獨來復無所之也必重其賄與反幣者使者歸以得禮多爲榮所以盈

聘君之意也反幣謂禮玉束帛乘皮所以報聘君之享禮也荅秦康公使西乞術聘于魯辭孫而說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厚賄之此謂重賄反幣者也今文曰賄反幣疏正義曰注此謂重賄集釋重作厚非云無行謂獨來復無所之也者如左傳吳公子札聘魯遂聘齊聘鄭聘衞聘晉是所聘不一國此則特為己國來聘訖亦不復往他國是無行也秦西乞術聘魯事在左傳文十三年彼云厚賄之是贈聘使此云重賄是報聘君二者不同鄭特引以爲重賄反幣之證耳盛氏云賄主國所以遺聘君者上經賄止用束紡今則加厚之反幣主國所以報享者上經唯言禮玉束帛乘皮而已今則盡反其享君享夫人之物也重賄而又盡反其幣皆所以荅其特來之厚意故以贈幣釋之非今案盛說是也云今文曰賄反幣者古文作重賄反幣今文無重字案無重字則厚荅聘君之意不見故鄭不從也

右記特聘宜加禮

曰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此贊君拜聘享辭也在存也疏

正義日校勘記云日上集釋通解俱有辭字○此及下三節卽上經公館賓時所謂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之四事也因經未言贊拜之辭故記補之注云在存也者謂在卽存問之意周禮大行人曰歲徧存是也

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拜

此贊拜夫人聘享辭也言君以社稷故者夫人與君體敵不敢當其惠也其卒亦日寡君拜命之辱

疏正義日注云言君以社稷故者案夫人與君體敵不敢當其惠也者案取夫人爲社稷主見禮記哀公問盛氏云夫人與君同主社稷故其辭卽重如此若日君貺寡君延及寡小君是以主君當其惠矣注云夫人與君體敵不敢當其惠也者對下拜問大夫之辭而言大夫與君不敵故敢當其惠也云其卒亦日寡君拜命之辱者上節末云寡君拜君命之辱此節在寡小君下止云拜者是省文其實節末亦當日寡君拜命之辱也

君貺寡君延及二三老拜

此贊拜問大夫之辭貺賜也大夫日老

又拜送

拜送賓也其辭蓋云子將有行寡君敢拜送自拜聘享至此亦非其次旁承上君館之下

疏正義日校勘記云此節經注唐石經嚴徐集釋俱在君貺寡君節下敖同今本秦氏蕙田云又拜送三字監本及敖本皆在君

覲寡君之上唐石經及誤子群郝敬張爾岐盛世佐諸本並在延及二三老拜之下於文義爲順今案以上經文次考之送賓在問大夫之後唐石經及嚴徐各本是也校勘記又云注自拜聘享至此亦非其次宜承上君館之下共十七字嚴徐集釋俱如是今本作此宜承上君館之下脫九字通解祇有下七字　注云自拜聘享至此亦非其次宜承上君館之下者謂自曰子以君命在寡君以下至此並當承上記明日君館之下也李氏云案君館之自終上有故加書之文此贊拜辭在重賄反幣下釋皮帛謝主人上與公館賓之節正相當其次宜在此今案李說與注異

右記公館賓拜四事之辭

賓于館堂楹閒釋四皮束帛賓不致主人不拜賓將遂去是館留禮以禮主人所以謝之不致不拜不以將別崇新敬也【疏】正義曰主毛本誤作王校勘記云注所以謝之下嚴徐集釋通解要義敖氏俱有也字楊氏無○敖氏云必釋於此者明爲館故也皮亦在堂禮之變也今案館有主人而賓釋皮帛以謝之則其館於大夫士家之廟益可見矣　注云不致不拜不以將別崇新敬也者此亦將去示禮有終

之意敖氏謂難乎其爲授受恐非

右記賓謝館主人

大夫來使無罪饗之樂與嘉賓爲禮疏正義曰來使謂來聘敖氏云饗之親饗之也主國君於賓有饗食燕之禮但言饗者舉其盛者言之也過則餼之餼之腥致其牢禮也其致之辭不云君之有故耳聘義曰使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食所以愧厲之也不言罪者罪將執之疏正義曰注腥致其牢禮也毛本腥作生校勘記云嚴徐陳本通解楊氏俱作腥集釋作生　云餼之腥致其牢禮也者腥謂殺而未烹左傳餼牽竭矣服注腥曰餼是餼亦訓腥蓋不親饗故腥致之也云其致之辭不云君之有故耳者張氏爾岐云君有故亦不親饗此以使者有過而不饗故致辭異也引聘義者證有過不饗之事云不言罪者罪將執之者案罪失誤之大者過失誤之小者有過雖不親饗猶腥致之有罪則不唯不饗而已亦不餼之也鄭云罪將執之者蓋據春秋時有執他國之大夫者然恐非古禮也敖氏以過爲上經若過邦之過餼卽餼之以其禮之餼又以下節其介爲介之上

有闕文皆謬解斷不可從

其介爲介

饗賓有介者尊賓行敵禮也

【疏】正義曰此承上無罪饗之而言謂饗賓之時以賓爲賓卽以從賓來聘之上介爲介故云其介也必知介爲上介者敖氏云士介賤不可以與主君爲禮故也今案上經饗食賓介不及士介是其證矣李氏云春秋傳襄二十七年宋公兼饗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語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叔向蓋爲趙孟介而從饗者食禮介雖從入不從食也○注賓尊汪氏中校本改爲尊賓義似較勝　云饗賓有介者對燕禮以上介爲賓以賓爲苟敬無介也云行敵禮也者賈疏云若鄉飲酒賓主行敵禮而有介然也

有大客後至則先客不饗食致之

卑不與尊齊禮

【疏】正義曰注尊下校勘記云嚴徐集釋通解俱有者字楊本無○大客敖氏以爲朝君賈疏以爲大國之卿案三禮札記云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鄭注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據此則大賓大客是對要服以外言之其要服以內賓客不分大小也況上經言饗食有定禮不分別大小國左傳昭元年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曹是小國而其大夫得與趙孟叔孫豹同享豈以大國之卿後至而遂廢

小國之卿饗食之禮平賈說非矣司儀職雖以諸侯相朝爲賓大夫來聘爲客然對文異散則通此篇賓客多通稱則大客卽謂諸侯其先至之大夫自不得與諸侯齊禮也當從敖說

右記饗不饗之宜

唯大聘有几筵謂受聘享時也小聘輕雖受於廟不爲神位

疏正義曰小聘不筵几記恐人疑大聘亦然故特明之大聘有几筵者卽上經行聘時云几筵旣設擯者出請命是也言唯則小聘之無几筵亦見矣詳上經小聘曰問下

右記受聘問之異

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爲籔者今文籔爲逾

疏正義曰注今文籔爲逾毛本文誤入校勘記云嚴徐陳本集釋通解敖氏俱作文 云秉十六斛者上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此十籔曰秉據籔計之也若以斛計之則一秉十六斛矣此秉爲量名與下四秉曰筥之秉

異云今江淮之閒量名有爲籔者籔與庾同云今文籔爲逾者詳上經東秉有五籔下

二百四十斗

謂一車之米秉有五籔

疏 正義曰注云謂一車之米者謂二百四十斗爲一車之米也二百四十斗卽二十四斛也上經歸饔餼云門外米三十車車秉有五籔蓋每車有一秉五籔也一秉十六斛五籔又入斛是二十四斛也○自十斗曰斛至此皆言米數也

四秉曰筥

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筥稪名也若今萊易之閒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詩云彼有遺秉又云此有不斂稪

疏 正義曰注萊易毛本易作陽校勘記云通解楊執俱作易釋文宋本亦作易今本作易案萊易二地名故云之閒或譌作易遂譌作陽今案嚴本作易黃氏丕烈云影宋鈔釋文作易段氏云凡釋文陽字無有作易者嚴本與釋文合萊易二水名漢書故安易水東至范陽入濡水亦至范陽入淶此萊字當卽淶也案地名水名二說略姝然其字之爲易無疑矣

云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者上文云十籔曰秉鄭恐人以此秉與上秉同故特辨之云筥稪名也若今萊易之閒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案周禮掌容注云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讀爲棟梠之梠謂一稪也是筥爲稪名不特此秉非籔秉之秉卽此筥亦

非筐筥之筥矣云詩云彼有遺秉又云此有不斂穧者大田篇文鄭引以證秉筥之爲禾數也毛傳云秉一把也孔疏云秉刈禾之把也穧者禾之鋪而未束者筥謂一穧然則禾之秉刈一把耳米之秉十六斛禾之筥四把耳米之筥則五斗是其字同數異矣

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秉爲一秅

一車之禾三秅爲千二百秉三百筥三十稯也古文稯作緵

【疏】正義曰案上云四秉曰筥則十筥曰稯四十秉也十稯曰秅四百秉也故又云四百秉爲一秅〇注古文稯作緵校勘記云緵閩本作稯誤釋文通解俱作緵今案嚴本作緵 云一車之禾三秅者卽上經歸饔餼云禾三十車車三秅也云爲千二百秉者一秅四百秉三秅是爲千二百秉三百筥三十稯也掌客注云禾槀實幷刈者也亦引此記云每車三秅則三十稯也稯猶束也然則筥爲禾束之名稯爲已束之名十筥曰稯則四十把共一束也云古文稯作緵者案說文糸部無緵字惟禾部稯下云布之八十縷爲稯胡氏云布縷之緵古字蓋借總爲之說文稯下注解疑有脫誤稯字从禾當爲禾數故鄭從今文〇自四秉曰筥至此皆言禾數也

右記明致饗米禾之數

卷十八終